

袁中郎隨筆目次

識張幼于箴銘後	一
識張幼于惠泉詩後	一
識周生清祕圖後	二
閱袁履善詩	二
閱曹以新王百穀除夕詩	二
記藥師殿	三
小陶論書	三
紀夢	四
紀怪	四
紀異	五
與方子論淨土	五
畜促織	六
鬥蟻	七
鬥蛛	七
時尙	七
識伯修遺墨後	八
題出世大孝冊	八

題澄公冊	一七
識雪照澄卷末	一〇
題寒灰老衲冊	一〇
紀夢爲心光書冊	一一
識通禪冊後	一一
雲影字解	一二
爲寒灰書冊寄鄖陽陳玄朗	一二
贈小僧習之說	一三
明教說	一三
題鄭節婦傳後	一四
題初簿罷官冊	一四
識篆書金剛經後	一五
題汪以虛羅漢卷後	一六
題泗州寺疏文後	一六
讀經羅漢贊爲黃竹石題	一六
題寶方卷	一六
書念公碑文後	一七

題湛寂菴藏經碑後……………一七
 跋蘇白合璧卷……………一七
 題陳山人山水卷……………一八
 題石刻金剛經後……………一八
 書念公冊後……………一九
 題如賢淨社冊……………一九
 題石頭募冊……………一九
 題冷雲冊……………一九
 題寶公冊……………二〇
 四樂精舍銘……………二〇
 綠端硯銘……………二〇
 破宋硯銘……………二一

瓶史

瓶史并引……………二二
 一花目……………二二
 二品第……………二三
 三器具……………二三
 四擇水……………二三
 五宜種……………二四

觴政

觴政

六屏俗……………二四
 七花崇……………二四
 八洗沐……………二四
 九使令……………二五
 十好事……………二五
 十一清賞……………二六
 十二監戒……………二六
 觴政……………二八
 一之吏……………二八
 二之徒……………二八
 三之容……………二八
 四之宜……………二八
 五之遇……………二九
 六之候……………二九
 七之戰……………二九
 八之祭……………三〇
 九之刑典……………三〇
 十之掌故……………三〇

十一之刑書	三〇
十二之品第	三一
十三之杯杓	三一
十四之飲儲	三一
十五之飲儲	三一
十六之歡具	三一
附酒評	三一

塵談	三三
----	----

狂言

狂言自敘	四五
三教圖引	四五
山居小對	四五
彌勒贊	四五
秋日病吟	四五
西湖清夢	四六
久病纒起	四六
喜禪問答	四六
病中	四七

箇中偈	四七
寄友人	四八
寄友人	四八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四八
聽善初琴	四九
西湖	四九
病中雜咏	四九
其二	四九
其三	四九
其四	四九
病小愈	四九
讀書	四九
覆友人	五〇
覆友人	五〇
座右銘	五〇
山居對	五〇
孝悌對	五〇
秋夕	五〇
寄友人	五〇
韓經紀	五一

西湖……………五一
 又……………五一
 關公題詞……………五一
 家居……………五一
 覆友人……………五一
 飲酒……………五一
 擬湖遊……………五二
 謝友人送綿……………五二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寶號頌……………五二
 覆友人……………五二
 覆友人……………五二
 覆友人邀酌……………五三
 登山……………五三
 尙德主人眞贊……………五三
 思婦……………五三
 除夕……………五三
 山居雜記……………五三
 寒夜……………五四
 寄友人……………五四

讀卓吾南池詩……………五四
 散步……………五四
 命僕啓牕……………五四
 酒肆……………五四
 覆友人……………五四
 閒咏……………五五
 西湖……………五五
 覆友人……………五五
 湖遊……………五五
 寄友人……………五五
 讀桃花源記……………五五
 山居門鷄記……………五七
 題友人續絃……………五八
 悼二兒……………五八
 其二……………五八
 答友人……………五八
 西湖……………五八
 又……………五八
 市中聞曲……………五八
 答三世佛義……………五九

賦君實	五九
柬友人	五九
約君一不來	五九
雁字	五九
山居小話	五九
答友人問閻王	六〇
覆友人	六〇
與友人看花	六一
送友人之南海	六一
雨後看花	六一
讀濟顛西湖詩	六一
其二	六一
其三	六一
其四	六一
陋僕賦	六二
贈無用上人	六二
答友人	六二
讀濟顛歸來詩	六三
寄君一	六三
讀眉公讀書鏡	六三

又	六四
與社中兄弟	六四
歲不我與	六四
辯嗜錄敘	六五
答友人	六六
憶三兒	六七
又	六八
寄友人	六八
讀李白傳	六八
仁人心也	六八

袁中郎隨筆 目次

袁中郎隨筆

識張幼于箴銘後

余觀古今士君子，如相如竊卓，方朔俳優，中郎醉龍，阮瞻母喪，酒肉不絕口，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放達人也。又如御前數馬，省中闕樹，不冠入廁，自以爲罪，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慎密人也。兩種若冰炭不相入，吾輩宜何居？袁子曰：「兩者不相肖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今若強放達者而爲慎密，強慎密者而爲放達，續鳧項，斷鶴頸，不亦大可嘆哉。夫幼于氏淳謙周密，恂恂規矩，亦其天性然耳。若以此矜持守墨，事樞物比目爲極則，而嘆古今高視闊步不矜細行之流以爲不必有，則是拘儒小夫，效學步之陋習耳。而以此美幼于，豈真知幼于者歟？」

識張幼于惠泉詩後

余友麻城丘長孺東遊吳會，載惠山泉三十罈之團風。長孺先歸，命僕輩擔回，僕輩惡其重也，隨傾於江，至倒灌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長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卽邀城中諸好事嘗水，諸好事如期皆來，圍坐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磁甌，盛少許，遞相議，然後飲之，戲玩經時，始細嚼嚥下，喉中汨汨有聲。乃相視而嘆曰：「美哉水也。非長孺高興，吾輩此生何緣得飲此水？」皆嘆羨不置而去。半月後，諸僕相爭，互發其私事，長孺大恚，逐其僕，諸好事之飲水者，聞之媿嘆而已。又余弟小修向亦東徇，載惠山中冷泉各二尊歸，以紅箋書泉名記之。經月餘抵家，箋字俱磨滅。余詰弟曰：「孰爲惠山？孰爲中冷？」弟不能辨，嘗之亦復不能辨，相顧大笑。然惠山實勝中冷，何況倒灌河水。自余吏吳來，嘗水旣多，已能辨之矣。偶讀幼于此冊，因憶往事，不覺絕倒。此事政與東坡河陽美豬肉事相類，書之并博幼

于一笑。

識周生清祕圖後

不才之木，得子而才，故知匠石不能盡木之用。嗟夫，豈獨木哉。世有拙士，支離龍鍾，不堪世務。頭若蓬杵，不中巾冠；面若灰盆，口若破盂，不工媚笑；腰挺而直，足勁而短，不善曲折，此亦天下之至不才也。而一入山林，經至人之繩削，則爲龍爲象，爲雲爲鶴。林壑遇而成輝，松桂蔭而生色，奇姿異質，不可名狀，是亦生物之類也矣。嗟夫，安得至人而與之，竟不才之用哉。

閱袁履善詩

履善年八十餘，骨健如鐵。每賦一題，如時鮮洲芹之類，多至百首，其詩意艱詞刻，近日雲間作詩者多效之，蘇人目之爲松江派。履善爲人，軒爽談諧，略無老態，余極喜之。尤以拳自負，所著有拳經，然酒間會與小修對賭，亦復不能勝，不知何故。張幼于爲余言，王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諸名士競賦古體。元美曰：「不然，可擬袁履善體。」移時方成，唯元美賦得羅漢一篇酷似，猶記其中一語云：「民脂罄土災。」余每以語人，人無不絕倒者。假令履善聞之，亦當爲之解頤矣。

閱曹以新王百穀除夕詩

元美先生死，曹以新不勝西州路之慟，遂移居郡城，蕭然窮巷，門無雜賓，名士也。王百穀雅與余善，宅枕錦帆涇，去縣署不同百武，百穀絕不以私干謁，余甚重之，而好事者，倡爲不根之言，流播遠近，衣冠田野，一日而遍。上者駭，中者疑，下者喜，竟不知爲何人所造。吳中流言，大率如此。余既抱病乞歸，衙齋荒寂，賴二君時時過譚，積塊頗消。除夕百穀與子公等守歲齋中，各有詩。百穀詩云：「衙齋寂寂五辛盤，老樹空庭雪片寒。歲月速如將去客，風煙淡

比乍辭官。投林羽自知樊苦，縱壑鱗今賴網寬。紅燭也隨人惜別，風前流淚不會乾。以新時以他事未至，後續詩曰：「江左平疇白浪遙，賃春空寓伯通橋。蓬門歲計羞藜藜，花縣春情惜柳條。梳髮鏡中霜易質，寄愁天上雪難消。流光不爲浮生住，挑盡寒燈夜俗迢。」近日錢象先亦富才情，詩律精工。吳中騷客如林，後進之士，意必有高才博學，埋名草澤者，然余未之見矣。

記藥師殿

淨慈僧房，唯蓮公房最幽僻。路迂而奧，由寺門至房中可里許。夾路多古木雜卉，正面與藕花莊相直，背法華臺。余弟小修，曾與蔣蘭居譚禪寓此。余今歲同陶石簀方子公看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焉。來未始不樂，居未始不安，及去又未始不徘徊增戀也。何也？他僧房多香客及游人婦女，往來喧雜若公庭，蓮公閉門謝事，一可喜也。僧之好淨者多，強入喫齋，余不能齋，而蓮公復不強我。凡鍋甌瓶盤之類，爲僕子所類，亦無嗔怪，二可喜也。禮蓮池女虞公長孺僧孺，三可喜也。解法無法師氣，能詩無詩人氣，四可喜也。余弟最癡豪，蓮公不厭，余性狂僻，多誑詩，貢高使氣，目無諸佛，蓮公不以爲妄，五可喜也。夫好與好，未必相值，蓮公之可，非衰生之喜，幾乎不彰。喜則居，居則樂，樂則安，安則徘徊增戀，復何疑哉？所可愧者，余作官不能要一錢，作客不能覓一錢，名雖檀越，實無半文可布。擬欲向交游中在官者，爲之分疏一二，而罷官之人，顏面甚難，卒不能爲力。藥師琉璃光如來，將謂中郎爲何等人哉？雖然，余他生儻得多寶佛，將散恆河沙金作布施，用酬今願，他佛不願成也。蓮公記之。此地舊名淨居菴，今屬寺。堂一，置藥師像，丁酉五月始落成。堂之後爲樓，諸僧念佛場也。廂房二，僧散處其中。樓之下向南右小淨室，余借居最久。偶因蓮公索記，信筆叨叨如此。語語似戲，字字逼真，後之君子，覩斯記者，嗔與笑與？

小陶論書

小陶與一友人論書，陶曰：「公書却帶俗氣，當從二王入門。」友人曰：「是也。然二王安得俗？」陶曰：「不然。凡學詩者，從盛唐入，其流必爲白雪樓；學書者從二王入，其流必爲停雲館。蓋二王妙處，無畦徑可入，學者摹之不得，必至圓熟媚軟。公看蘇黃諸君，何會一筆效古人，然精神躍出，與二王並可不朽。昔人有向魯直道子瞻書，但無古法者，魯直曰：「古人復何法哉？」此言得詩文三昧，不獨字學。」余聞之失笑曰：「如公言，奚獨詩文禪宗儒旨，一以貫之矣。」

紀夢

夜坐淨寺，與方子談及異夢。方子曰：「余往得一夢，甚異。至一區署，朱門畫戟，有若王宮。初從東階入，殿前列兩高臺，二猛士立其上，朱髮絲睛，形貌可駭。殿上立長人三，高數丈，瓔珞被體，問旁人云：「此諸天也。」行至殿前，一長人問：「欲觀汝前身否？」旁有青衣人，卽時領出殿外，至東廊內，見一道人坐蒲團上，持木魚，面瘠而黃，愀然若不自得者。看畢，還引至殿。長人復問曰：「欲觀汝後身否？」言未既，臺上猛士跳立殿下，以手中所執鐵杵，向上一揮，火光迸散，前時所見長人殿閣皆隱。猛士引至一小窰中，以手牽一人出，首着長械，焦髮垢衣，乃己身也。因自念平生作何罪惡，受此苦痛，泣而醒。」方子又言：「往先母在時，夢一鬼卒執符，若今州縣隸追呼者，有母姓字在焉。時一甥在旁，兩人泣告鬼卒曰：「願共減數年壽，以益母。」卒指甥曰：「外人那得減？」余踴躍曰：「卽如言，減某十年壽可也。」鬼卒領之而去，閱十年母果卒。」余因謂方子：「爾骨相不類壽者，既減十年，後歲那得幾？」爾長械之期近矣。」方子愀然久之。

紀怪

夜坐雙清莊，與石簀各譚新鬼。石簀言：「余嫂以去歲卒，卒之日，一婢忽顛，自言爲某村某家婦，以盜死，隨衆

鬼乞食至此，臨去爲衆所擁，不得前，因失道。此時飢餓甚，可以一飯飼我。其求食之狀，甚遽迫，極可哀憐。頃之，飯至，婢遂仆地上，如睡方醒，問之一無所知。又言：「其鄉有一士夫家，婦病中，忽言某姑某娘子來，某叔某姪來，皆死十年或一二年者，與之酬答，一如生人禮。數日，忽言閻羅來杖我矣，卽以身跌地受杖，痛楚之聲，徹於戶外，遍身皆有杖痕。或跪地以手受杖，十指俱青，血涔涔滴下；或旋轉牀上，迅疾如風。問之則曰：「閻羅磨我，其毒苦之狀，百倍人間。」數日後稍甦，自言某本上仙，謫向此土，因忘却舊因，處世妒嫉，故令我活受此報。今報已盡，當復歸天上矣。言已，遂卒。」又言：「近一族孫壻婚未半載，夜見一美婦人來，與同寢處，遂與妻別室。未幾，舉止顛甚。每向人言，世間無可戀，除卻死，更無樂事。時以縲繫自縊，或投水中，家人環而守之。一夕守者倦，竟死於廁，與李赤事絕相類。」三事皆可紀，故識之於書，以廣異聞。

紀異

余至齊雲，聞道士有言鬼朝奉者。聞其故，道士云：「某鄉某孕婦死，埋某處。每夕抱一兒向市上乞食，有識之者曰：「此某人婦，死半歲矣。」以故語夫，夫隨開棺驗之，見一兒臥婦旁，氣息微溫，因取養之。今年四十餘，家累萬金。」余問徵人，徵人皆曰：「此近事，其人可召而致。」此與汴京勾異所載絕相類。乃知古今怪事，亦有同者，天下事安可盡與儒者道哉？」

與方子論淨土

方子曰：「余聞雲棲諸僧云，念佛可生淨土，是不？」余曰：「然，書傳所載，不暇遠引，姑言余所目及者。家伯修有次子名登，年甫十三，病癖，自知不救，將終，泣問余曰：「姪今日死矣，有何法可以救我？」余曰：「汝但念佛，卽得往生佛國，此五濁世無可戀者，汝當一意想佛可也。」余因令姪合掌念佛，諸眷屬圍繞，高聲讚揚。頃之，姪忽微笑。」

云：「見一蓮花，如土色而微紅。」言既，復念頃之，言蓮花鮮明甚，世間花色無可比者，比前較大。頃之，忽言佛至，相好光明，充滿一室。頃之，忽言室中有不潔人，花佛皆沒。伯修因起索屏後，適一婢至，正當浣濯之夕。伯修叱出，令諸人依前圍繞念佛，姪時又氣短。伯修曰：「汝但念余之一字可也。」姪問余：「可否？」余曰：「可。」念未數聲，合掌而卒。已余二姪子祝氏，聞余輩譚佛事，亦持念佛號。前者小修書來云：「姪子未死前三日，即告諸郎，云佛言三日後當來接我。」至期沐浴坐堂上，諸眷屬皆立而侍，良久曰：「佛至矣。」遂瞑。二事皆余耳目睹記最真者。」方子笑曰：「有是哉？余之長械，即此可立破矣。」

畜促織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羣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污垣之中，一聞其聲，躡身疾趨，如餓貓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鬪以爲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線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溼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少時讀書杜莊，晞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鬥，故未若促織之盛。嘗觀賈秋壑促織經，其略謂蟲生於草土者，其身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金紫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脚腿長，身背闊者爲上，頭尖項瘦，脚瘦腿薄者爲下。蟲病有四：一仰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繸黃，錦囊衣，肉鋤頭，金束帶，齊脣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膈鈴之

類甚多，不可盡載。養法用鱖魚菱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担蟲煮熟栗子黃米飯。醫治之法，嚼牙喂帶血蚊蟲，內熱用荳芽尖葉，落脂糞結用蝦婆，頭昏川芎茶浴，咬傷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織之態貌情性，纖悉必具。嗟乎，一蟲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蟻虱蠅，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鬥蟻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間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鬥咬，至死不休。問之，則曰：「蟻以鬚爲眼，凡行動之時，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抉其鬚，卽不能行，旣憤不見，因以死鬥。」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

鬥蛛

鬥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襲散木創爲此戲。散木少與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脚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窗間，較勝負爲樂。蛛多在壁陰及案板下，網止數經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卽終身不能鬥。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辨之極易。養之法，先取別蛛未出者，黏窗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爲己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爲奪己，極力禦之。唯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登塲之時，初以足相搏，數交之後，猛氣愈厲，怒爪獠獠，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卽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卽云某善鬥，某不善鬥，某與某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黧者爲上，灰者爲次，雜色爲下。名目亦多，曰玄虎，鷹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鐵嘴，各因其形似以爲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飢飽喜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間技巧事，一見卽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時尙

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瓷器如哥、密、董、窰，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并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炫赫一時者，不知灑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願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玉。銅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扇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一瓶可值千錢，敲之作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於吳中，猥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動得重賞，浸淫至士大夫間，遂以成風。然其器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知不與王吉諸人並傳哉？

識伯修遺墨後

伯修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臥，皆山村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即笑之曰：「兄與長公，真是一種氣味。」伯修曰：「何故？」余曰：「長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直東華，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曰：「吾年止是東坡守高密時，已約寅年入山，彼時纔得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尚二十餘年，未可謂不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尚自以爲達，故其詩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修下世。嗟乎！坡公坎壈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分司，優游履道，尚十餘年，使吾兄幸而躡上壽長林之下，兄倡弟和，豈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辰得第，宦轍已十三年，然計居官之日，僅得五年，山林花鳥，大約倍之。視兄去世之年，僅餘四載，夫兄以二老爲例，故以四十歸田爲早，若弟以兄爲例，雖即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第一等便宜事，真無過閒適者。白蘇言之，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於梔子樓。

題出世大孝冊

陽明先生少時，遇一僧枯坐，先生訶之；僧驚起與語，移時僧大快，恨聞之晚。先生詰曰：「有父母否？」曰：「有。」因導以不可解之情，僧泣而謝，復冠巾如初。天如禪師嘗有書寄其弟，勸其父母持佛名字，書詞甚苦。噫，此出家兒事父母之恆式也。使陽明所遇僧知其義，當不勝彼冠巾耶？夫世間冠巾多矣，豈必皆曾參哉？今之議僧者，不過曰南參北詢，使其父母不得朝夕而已。夫孔子儒宗也，日與其徒侶朝齊暮衛，至不得煖席，則於人間問省掃哭之儀，亦疎闊矣。彼三千七十人者，豈其皆無父母眷屬者耶？使今之世，有一夫子者出，儒者必譏之曰：「此輩不耕不宦，牽引數百千游談不根之民，內忘其父母，而外務爲輕逸，此不孝之尤者也。」噫，道之忘也久矣，道亡而人倫隨之矣。儒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朝供而夕養，非至也，唯道則至之。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唯人子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其父母，使其父母皆有一夕之樂，而無百年之憂，乃爲至孝。儒者之中，若何求兄弟若阮孝緒，皆至老不娶，而以孝聞於世，其道得也。某禪人母年九十二矣，四十而持節，五十而斷肉，持珠念佛，以安養爲期，豈非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若母者耶？此卽天如之軌，則釋氏所謂人倫之至者也。若夫陽明大儒之言，固儒家之繩尺也，師旣已圓頂方袍矣，又安所用之。

題澄公冊

澄公參禪上流也。潛夫比之空谷足音，良然。今之高僧，以止念爲究竟者多矣。提話頭，則云此塞識情法也，念佛，則曰此攝念法也。此與無想外道何異？夫念，無時而不動也，雖昏沉冥嘿亦動也。念，無時而不靜也，雖朋從爾思亦靜也。求月於影，則月隨風，覓影於月，則影未始不寂也。昔有牧兒過溪上，見水中金，沒而求之，無有也，起而俟之，金見。凡十沒而求，至昏不得，牧之父過而詰之，牧曰：「水有金，目得之而手不可探也，兒困焉，不能釋也。」其父親而笑曰：「是影也，而金在樹，甚也。兒之稚也。」躍而上，遂得金。澄公旣已知影之非，是能於動靜之外觀月者也。月

其有不得哉？

識雪照澄卷末 夢中小修有夢遇老僧謂余爲坡公移身故末段云云

東坡戒公後身也。戒倚柱譚笑而化，當時以爲異。而其得法上首某者，初時以戒行藏落人疑似，遂不復執弟子禮，是其人豈知戒者邪？然坡公答參寥，以爲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則戒公因地似亦有招之矣。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兒弄丸，橫心所出，腕無不受者。公嘗評道子畫，謂如以燈取影，橫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其至者如晴空鳥跡，如水面風浪，有天地來一人而已。而其說禪說道理處，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謂吳興小兒，語語使態，他文無是也。明教愕然起曰：「世謂坡公譚禮，明徹極矣，公何忽有此論？」適遊山記在案，澄公方讀兩赤壁賦。余曰：「前賦爲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敘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釘釘，歡笑自發，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卽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默契而已。故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活祖師也，其說禪說道理，世諦流布而已。」明教曰：「然則老僧謂公爲坡後身云何？」余曰：「有之，嘗聞教典云：『前因富奢極者，今生得貧困身。』坡公奢於慧極矣，今來報得魯鈍憨滯，固其宜也。」明教目雪照，照撫几久之。

題寒灰老衲冊

寂音云：「十劫生道場，佛法不現前。」謂佛法不可以三昧靜勝得也。六祖云：「惠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謂佛法不可以塞情去念得也。隨緣任運，謂之任病，有斷首者，謂之覺礙。先禪於此分疏不下，權設話柄，訛傳既久，策曰從生。卽此話頭，墮前四病，如人飲藥，藥忌同服，久而不效，遂罪古方之不靈，豈不悲哉。盜問於盜曰：「盜可學乎？」曰：「不可學也，子試爲之。」盜踰垣而入，穴閤及牀，主人子方悟失物，忽大啼哭。主人將下，盜者大窘，欲出不

得，私爲覓物納主人履。主人納履得物，遂不果下。盜者潛出，謂其人曰：「子不教我，幾爲所獲。」盜問何由得出，因告之故。盜驚喜曰：「道在是矣。君自有之，吾豈能教君哉？」夫先禪棧緣，固亦若此。若有實法，盜亦竊笑矣。寒灰參尋有年，試以此求之。

紀夢爲心光書冊

壬寅秋，余夢入一菴，有釜十五，白粲如丘積。問之曰：「王路菴也。」一碑上，載觀枝山爲此菴伽藍，夢中了了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據者，莫如夢，而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因，又非余臆中事，是則奇矣。枝山書法，爲當代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至其一談一笑，有晉人風。騷壇之士，傳爲口實，米顛而後，一人而已。余嘗論古人，如東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蘇子瞻輩，皆實實知道，而畫苑書法，下至躡技，能之入妙者，若其資非近道，技與神卒不相遇。夫畫如吳如顧，書如王如旭輩，豈可以技能之士目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其技不相遠。同者既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不異乎人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甚，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沒也，又分身入流於諸神鬼之中。於是人見之曰人，神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爲異者，未嘗變也。辟如投毒於乳，變而爲酪，變而爲醞，變而爲餅，而毒未始變也。余於世之名儒大僧，僞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估傭保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遇者，敬之若先賢古佛，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王路菴，心光所創立者也。夫枝山名士，豈齷齪衲子所能招致者？則心光亦異人也。適鳩村僧還，持卷索書，因爲之識其事，以寄菴主。他日菴中，當爲一段佳話也。

識通禪冊後

通禪居公安，六易歲，治藏經櫃，諸居士建閣矣。通又移櫃葺經之不次者。始通來，肥皙魁然也。今遂如削，且他適。長揖謂余曰：「僧少而驕憐，是爲豪達，得交諸貴人，晚思爲有漏，因遇諸居士，得少畢初願。今乃思名山遊，將發匡山，過余鄉之三茅憩焉。以次踏洞庭馬跡，航五湖，捫天都之顛，遵海而南，放於牢，歷覽齊魯之勝蹟，杖策日觀峯，觀日出焉。截出少室太行，坐玉女洗頭盆，求所爲巨靈斧者觀之，然後覲曼殊於清涼，禮徧吉於大峨，放舟三峽，過柳浪，袖中出峨眉雪，與居士談百城之概，未晚也。」余曰：「壯哉，十五載爲期可矣。余豈守柳浪一區水者，他日不知邂逅何山。余既魚服，師面目鏡，恐不聞聲，亦復不相識矣。」

雲影字解 卽明教居士之別號也

雲未嘗有心也，而變幻起滅，若有司之者，是亦心也。莊生曰：吾之所待，又有所待而然者耶？飄緲而來，分片而滅，以爲有物，倏同太空，以爲無物，屯膏走月。余嘗登高巖，見其絮絮然沾吾衣履也。少焉爲美人，爲蒼狗，爲魚鱗，爲蠶，似有魂魄精神者。已而晴空捲紗，青紅爛然，又不知窈何之也。其有歸耶？其無歸耶？古先生曰：「如夢幻泡影，雲卽影耶？抑非影耶？夫空潭黛碧，入而成色，雲之心能不有而巧於幻其有者也。居士但於影上覓心，則鬼角焉，求於影中息影，則水月可掬矣。因易字曰雲影，應作如是觀。」

爲寒灰書冊寄鄖陽陳玄朗

鄖諸生張明教者，從沙門寒灰遊。過余柳浪，謬謂余知道者，以一大事爲訊。余告之曰：「夫二君子，皆儒而禪者也。佛氏以生死爲一大事，而先師云：一朝聞道夕死可。」是亦一大事之旨也。今儒者溺於章句，縱有傑出者，不過謂士生斯世，第能孝能忠廉信節，卽此是道，然則使一世之人，朝聞孝悌之說，而夕焉蓋棺可乎？且七十子之徒，其中豈有不忠不悌其人者，而殆庶止於子淵，一貫僅及曾氏，是何說也？迨程朱氏出，的知有孝悌外源本矣。而又

不知生死事大。夫聞道而無益於死，則又不若不聞道者之直捷也。何也？死而等爲灰塵，何若貪榮競利，作世間酒色場中大快活人乎？又何必局局然以有盡之生，事此冷淡不近人情之事也？是有宋諸賢，又未盡暢朝聞夕死之旨也。至近代王文成羅江輩出，始而挾古聖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桀，擊文武鐸，以號叫一時之聲價。而世之儒者，疑信相參。其疑者固無足言，所謂信者亦只信其皮貌，以自文其陋而已。故余嘗謂唐宋以來，孔氏之學脈絕，而其脈遂在馬大師諸人；及於近代，宗門之嫡派絕，而其派乃在諸儒。至於今所謂螟蛉者亦絕，儒禪之統緒，不惟不見其人，兼亦不聞其語矣。今寒灰子，儒心而緇服，明教禪心而儒服，是其中必有得也。願有以益我。寒灰又言：「鄧有佳士陳玄朗者，跡遊繹內，而心託方外，是亦可語儒禪之旨者也。乞居士一言以詔之。」余曰：「無他說，」因書以付去衲。

贈小僧習之說

沙彌性成，寒灰弟子也。余與諸衲遊德山，成偕來。暇日乞字於余，余字之曰習之。諺語云：「習見習聞，」佛氏亦以惑之不可伏斷者，曰習氣，豈真學究家所謂學之不已，如鳥數飛者耶？夫沙彌所習者，曰戒曰行，此以習習者也，非以性習者也。性不可見，不可聞，習亦不可見，不可聞。以可見可聞者，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壞。如以盲習明，以射習馳，萬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壞也。以不可見不可聞，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成。如以空合空，以水歸水，如鼓扇風中，雖有大智，不能測也，故曰成也。有人問尊宿：「如何是不動智？」適沙彌掃地次，尊宿遽呼沙彌，沙彌應諾。尊宿曰：「此非不動智乎？」又問：「如何是住地無明？」尊宿因謂沙彌：「如何是你佛性？」沙彌茫然。尊宿曰：「此非住地無明乎？」而今要會得性習義，只在茫然處會取。

明教說

居士張五教，郢諸生也。潛心直指之學。高僧寒灰，易其名曰性宗，而求字於余。余因字之曰明教。夫宗與教，有異乎無異也。子思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卽宗也，教卽體此宗者也。俗儒小學，以耳聽目視爲性者多矣。古佛破之曰：天命之謂性，天與人反，言天則耳目思慮不行，是謂未發，是謂不睹不聞。彼昭昭靈靈者，是率耳目思慮，非率性也。既不知率性，於是閉其眼，塞其耳，卷其舌，凝窒其意，以求所謂性，而性愈遠矣。楞嚴諸魔，皆從閉眼塞耳中來者也。何則？不知性之本天，而以人爲參之也。故先佛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色身卽眼耳，內卽思慮也。儒宗出，睹聞外求，故致之則天地位，萬物育，禪宗絕，心意識學，故一人發真，十方皆殞。天地位，萬物育，此震且古佛之教也，非耳提而面命也。十方消殞，此西方聖人之教也，非黃卷赤軸也。不殞則不位，不位則不殞，殞與位似反而實相成也。夫宣父當年，春秋之天地亂極矣，宣父固致中和者也，而何以不位？若此固知非一番消殞，決不知吾夫子位育功用也。居士儒服而禪心乎？抑禪服而儒心乎！唯居士自命，第一莫作分別想也。

題鄭節婦傳後

往余爲節婦詩，有云：「淚濕瑣窗花，紅紫也成血。」又云：「裏淚看零丁，認作山頭石。」蓋謂稱未亡者，形影相弔，必至哀號呼天，而鄭母獨以不淚，殆將安之，異乎吾所聞也。昔孔北海小兒女聞父被收，了無異色。北海問故，乃云：「大人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蓋已知其不可奈何，故安之。鄭母之不淚，其智有過人者，不獨以操也。鄭母爲方子公姊，年二十，喪所天，今將六十。子公手書其大節數條示余，余異之，因爲識其後。

題初簿罷官冊

官與人非二也，有不得不二者時也。夫居今之時，處簿書會稽之間，而欲以重厚長者之道行之，必敗。故夫儒而吏者，有三不可以君子待其身，而不信世間之有小人，一不可也；任書生骯髒脫略之習，而少脂韋斌媚之致，二

不可也；我信其心，人疑其跡，我復不能暴其心而文其跡，三不可也。然則人生涉世亦難矣哉。夫初君固楚之篤行儒者也，始以文章起家，聲名籍甚。當第矣，不第；教授里中，其高足之徒，相繼公車，取青紫矣，而竟不第。久之以明經貢太學，又久之，謁選得吳門簿。夫初君宜第而不第，貢何也？貢於初君不宜，貢工之謁選者，或佐郡，或受縣，庶幾可以少行其志矣。而最下乃受簿，簿又於貢不宜。他邑之籍，事簡民易馭，優遊治辦，或得遷去。若夫吳門者，百冗紛囂，民情險惡，變幻機詐之極者也。爲令者尙不能無畫方畫圓之苦，而况下於令者乎？則吳門又於簿不宜。操此數不宜，而君又以實心行實政，欲獲乎上，隳遊越射，吾知其不能也。夫士元不任百里，尹緯不任令史，非不任也，不屑也。初君者，果若龐與尹耶？卽不然，而以彼古心質行，恂恂振振，望而知其爲儒者也。使之邪步膠序，刑苑六館，豈不亦師儒之選哉？而乃束以下吏之事，以至於召謗積疑，佗僚而去，則深可惜也。余又聞初君家居時慷慨然諾，周人之急。至其服官，所陰庇於民者良多，特君不自言耳，而竟不食其報，謂天何？雖然，初君幸而人與官二耳。二之則官去而人猶在，然則上之人亦罷吳縣主簿耳，非罷君也。君今失吳縣主簿耳，君尙在也。守己之行，聽天之命，適來適去，何作何辱？君亦可以自慰矣夫。

識篆書金剛經後

從曲江過韋曲，宿牛頭寺，汪右轄以虛出是卷。卷首有伯時繪，子昂篆，皆極精工。而金剛經，則宋仲珩篆書也。仲珩草書，爲當代第一，而篆不多見。今見此卷，勁如曲鐵，豐道生不及也。景濂一跋，敘述詳委。此公邃於禪，而教典尤博，紫陽圭峯分身入流者也。卷尾有姚少師書，極遒，少師書數變，而晚更秀。余昔見其自題畫像，及跋樂天竹窗詩，雋氣見於筆端，復可皆高禪，兩書俱出他手，可不善書，而復有臨池之譽，不知何以借提刀人也？若余不能書者，然每見佳卷輒書，此亦可發一笑。雨中至興教寺，小史設長案，山僧出粗石硯雞毛筆，強余書。以虛曰：「仲珩必屏

處書，子豈亦有此癖邪？」余曰：「彼工書，畏敗名耳，余亦何畏也。」遂笑而識之。同觀者爲朱武選非二，段督學微之也。

題汪以虛羅漢卷後

謂大士藏洞穴若干年，而征羅旁者得之，既入汪以虛篋笥，以爲得所托矣，而鼠齧其尾，幾傷趾，是此諸應真一厄於盜，再厄於鼠，三厄於以虛也。夫阿羅漢一名殺賊，而不能自守其械，慧刃之謂何。今與大士約，欲護金襴衣，當先殺盜，次殺鼠，最後殺不能固局以却鼠者，是卽大慈無量方便也。

題泗州寺疏文後

余凡兩過泗州寺，皆以拜客往，一門如窰，內僅正殿一，而空其旁。諸天佛子纍纍塵土間，所謂寶池金地者，僅斷垣敗磔，寒榛衰草相枕籍而已矣。夫吳豔冶甲天下，層樓複閣，充塞井閭，家有衣繡之石，苑香剪綵之花，而一毀裝地，乃荒涼若此，豈吳人果不貪佛耶？抑僧行薄劣，致法堂前草生一丈也。寺僧明極，雖無佛解，亦守禪律。數爲余言，此中有檀越，遍擇城中精藍，欲爲神足長老，建佛廬一區。今寺幸有餘地，願恐僧力薄如居士言耳，安得令君一語檄而致之哉。余笑曰：「此化主事也。夫布金鑊塔亦人也，爾善化之。」

讀經羅漢贊爲黃竹石題

數墨尋行，云不了義，離指月觀，超半滿字。風起雲流，烟高石翠，是沒字經，諸佛所契。

題寶方卷

往余游白下，謂人曰：「此回得半個聖人。」人問爲誰，不答；歷指諸名僧以問，余皆不答。久之被逼抑不得，余乃應曰：「天界寺廊下教學先生老僧名竹鶴者也。」聞者大笑，及余遊燕徧索諸大叢林，乞一高僧爲老侶，久而

不得。後有稱寶方賢者，予一見於崇國，便謂度門法師曰：「此師與竹鶴，湊成一個聖人矣。」度門極笑，以余爲知人。兩人者皆隱解顯行，與徧吉菩薩爲眷屬者也。欲驗予言誠者，當往天界寺天王殿一看，即得。

書念公碑文後

余辛丑夏舟中，爲念公述此，小修代書於冊。彼時龍湖老人，猶在通州，談大乘者，海內相望。自余山居七載，再游南北，一時學道之士，俱落蹊徑。至白下，晤焦先生，使人復見漢官威儀。有來者詢，余曰：「焦先生，洪鐘也，試往叩之。」及余歸柳浪，而念公適至。老成典型，居然在目。蓋余之耳不聞至論，余之舌噤而不得吐久矣。撫今思昔，淚與之俱。夫使海內人士，無志大乘則已，若也生死情切，則幸及此二老尙在，痛求鍼劑。余非阿私所好者，蓋余參學二十年，而始信此二老，乃自謂不至誤人。若但欲持戒學語，則無事此老鍾鑿矣。

題湛寂菴藏經碑後

精舍中不可無藏，猶校序中不可無經也。願請藏非難，守之永永爲難。所以難者有故：一曰蟲鼠蠹魚蠹之類是也，扁鑰不嚴，則有紛齧溺漬之患；二曰風雨溜則爲痕，潤則爲鹵，日久則黏澀不可開；三曰黑暗，黑暗者室卑而隘，地汚而近煙廚也；四曰劣僧，力劣者奪，心劣者盜，才劣者串，皆劣也；五曰頭巾，始則借觀，終則掩取，割軸破標，無所不有。宜勢以令取，郡邑以符取，取者不賄，送者不時，垢辱加焉，此事數之必然者也。念公愀然曰：「蟲吾能禦之以扁，風雨吾能庇之以廬，暗吾能燭之以曦，劣僧吾能隄之以尸羅。夫頭巾制僧之命者也，僧拱揖聽令之不暇，又何術以禦之？」余嘆曰：「念公汝見尊經閣上書冊，及士夫家藏圖史有過三世者乎？頭巾之自爲計若此，其爲因果可知，念公亦聽之而已矣。」

跋蘇白合璧卷

東坡在揚州，與元章對置兩案，各書澄心堂紙至晚，乃相易去。此竹此詠，豈對案時物耶？彭城墨派，在南宋已稱希有。顧詩驚颯，有此君意，不獨書也，君超珍之。

題陳山人山水卷

陳山人嗜山水者也。或曰：「山人非能嗜者也。古之嗜山水者，煙嵐與居，鹿豕與遊，衣女蘿而啖芝朮。今山人之跡，什九市廛，其於名勝，寓目而已，非真能嗜者也。」余曰：「不然。善琴者不弦，善飲者不醉，善知山水者不巖棲而谷飲。孔子曰：『知者樂水，』必溪澗而後知，是鳧鷖皆哲士也。又曰：『仁者樂山。』必巒壑而後仁，是猿獫皆至德也。唯於胸中之浩浩，與其至氣之突兀，足與山水敵，故相遇則深相得。縱終身不遇，而精神未嘗不往來也。是之謂真嗜也。若山人是已。」昔有書生攜一僕入太行山，僕見道上碑字，誤讀曰：「太形山。」書生笑曰：「杭也，非形也。」僕固爭久之，因曰：「前途遇識者，請質之，負者罰一貫錢。」行數里，見一學究授童子書，書生因進問，且告以故。學究曰：「太形是。」僕大叫笑，乞所負錢，書生不得已與之，然終不釋。既別去數十步，復返謂學究曰：「向爲公解事者，何錯謬如是？」學究曰：「寧可使公負失一貫錢，教他俗子終身不識太行山。」此語極有會。想山人讀至此，當捧腹一笑也。

題石刻金剛經後

昔六祖問「金剛經」一語之下，頓悟無生。德山講經數年，不信宗門有此大事，後因吹燈悟入，遂焚却經鈔。夫一經也，而一以悟，一以謗者，何也？若謂道離文字，則六祖以聞經而悟道；若謂道卽文字，則彼講經數年，反不若一吹燈簡易者，何耶？佛言書誦受持，此經功德倍恆河沙布施，若爾則書誦受持，此一吹者，其功德又不知當何如也。賢公以佛神力勒石成經，可謂深信般若功德者，抑信此一吹功德，與諸大乘經典，無二無別否耶？

書念公冊後

道未嘗不明也，而言晦之，言未能晦道也，所以言者晦也。吃者謂笑爲孝，及至言孝復曰笑，以爲不能，而互用卽得；以爲能，而唇乾齒澀，終其身不能得所欲言者，何也？舌與言不相忘，故意欲言而舌與之角也。莊子曰：「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拙。」夫人意有所愛，則臂指不聽其使，而况於舌乎。念公譚理能使舌如其心，可謂有得者。不知中郎何日，得使手如其口也？

題如賢淨社冊

淨社不易結，淨侶不易識，鶉結而入，則狗嚼其血。賢公立社後，凡十方之疥癩膿垢腥臊董膩者，皆當作菩薩，以此爲淨；盡十方界衆生，皆吾社中人矣。

題石頭募冊

石頭和尚頭如石，石頭路上人不識。鐵葉裹腹煙燒顛，往返魔宮如門闕。東弗於逮始欠伸，北鬱單越會朝食。虛空量盡神足爾，石頭依舊石頭側。天男龍女盡驕癡，塚間林下饑火逼。爲語石頭國裏人，無米可供沙亦得。充筐盈箱貯赤歹，鳴金鼓衆驅慳賊。左執黃鉞右蒼職，慳神清野堅軍壁。忍宮震怒糜騰霹，磔却慳王走慳伯。石頭飽臥北窓席。

題冷雲冊

秋後暑甚，與諸衲納涼碧醴樓下。樓周遭皆水，陰柳甚濃，而熱猶不止，令兩童子扇，汗出如雨，頃之雲潑墨自西來，暴雨如瀑，猛雨隨之，神思方快，而冷雲持卷索參禪祕訣，余曰：「熱不極，雨不至，雨不至，炎不解，子亦有熱于中，有酷暑之思，避而不可得者乎？」少頃，女風在枝頭，雨候至矣。

題寶公冊

釋氏三業，謂身口意。寶公之身，則淨業也；寶公之口，則訓講也；寶公之意，則參直指禪學無上大道也。淨業如築土禦水，厚則不潰，訓講則饑兒入市店，止取充腹，過則爲瘡爲困悶，參上乘禪，如劉項打天下，成則爲帝，敗則爲垓下之戮。淨業可以行證，訓講可以知開，唯禪也不可行不可知。孔子曰：「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莊子亦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適有老婢澆花，聞之訝曰：「主公言聖人不識不知，余輩蠢然，亦不識不知也。主公何以尊聖，而役使聖人耶？」余曰：「聖人致知，夫不知者，知之至也，非汝輩惘然者比也。」婢曰：「不知者，以知致耶？以不知致耶？不知卽不知，焉用致？不知非知，何可知？知如火，不知如水，以火致水，竊謂不然。」余曰：「關尹有言，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卽道。」婢笑曰：「鬼不可知也，其不可知，豈卽鬼耶？」余閣筆半响，思爲一語加答，不能，因書以遺寶公。

四樂精舍銘 有序

四樂精舍者，總戎杜君日章宴坐處也。君介胄士，而法喜自娛，蕭然塵外。化叱咤爲嘯歌，收擅串爲禪板，刻胡頭爲戒珠，驅大黃爲筠管，身處絕塞，而君樂之，若花林胥國，此其中必有得也。抑龐公有言，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而阿羅漢一名殺賊。夫煙霧未有不風而斂，太平未有不戈而定，故夫收根塵之賊者，亦礪吾般若之刃而已矣。精舍標目，君所爲題辭甚具，余茲不贅，聊述君之意，而爲之銘。

銘曰：鐵劍利，倡優詘，胡沙平，花鳥出。錢朽貫，介生蝨。左匣龍唇右散帙，毘邪居士老無疾。眉如劍豎鬚然漆，雪兒微笑呵銀筆。口吐紅霞光照室，長箋短幅搜隱逸。甍齋帳曉忘梳櫛，畫倚枯松昏抱膝。

綠端硯銘

仙人之矚綠且方，化而爲石秋水光。

破宋硯銘

賴爾不完，吾得與爾周旋。

瓶史

瓶史 并引

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於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於巖崖利藪，目昧塵沙，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閒而踞爲一日之有。夫幽人韻士者，處於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人，而人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無禍。嗟夫！此隱者之事，非烈丈夫之所爲，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歛筮高巖，濯纓流水，又爲卑官所絆，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樂。而邸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瓶貯花，隨時插換。京師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爲余案頭物。無扞剔澆頓之苦，而有味賞之樂，取者不貪，遇者不爭，是可述也。噫！此暫時快心事也。無狃以爲常，而忘山水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瓶中所有品目，條列於後，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

一花目

燕京天氣嚴寒，南中名花多不至；卽有至者，率爲巨罈大碗所有，儒生寒士，無因得發其慕，不得不取其近而易致者。夫取花如取友，山林奇逸之士，族迷於鹿豕，身蔽於豐草，吾雖欲友之而不可得。是故通邑大都之間，時流所共標共目，而指爲雋士者，吾亦欲友之，取其近而易致也。余於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入春爲梅，爲海棠；夏爲牡丹，爲芍藥，爲石榴；秋爲木樨，爲蓮菊；冬爲臘梅。一室之內，荀香何紛，迭爲賓客。取之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就使乏花，寧貯竹柏數枝以充之。雖無考成人，尙有典刑，豈可使市井庸兒，溷入賢社，貽皇甫氏充隱之嗤哉。

二品第

漢宮三千，趙婕妤第一，邢尹同幸，望而泣下。故知色之絕者，蛾眉未免俛首，物之尤者，出乎其類，將使傾城與衆姬同輩，吉士與凡才並駕，誰之罪哉？梅以重葉綠萼玉蝶百葉細梅爲上，海棠以西府紫錦爲上，牡丹以黃樓子綠蝴蝶西瓜種，大紅舞青窈爲上，芍藥以冠羣芳御衣黃寶妝成爲上，榴花深紅重臺爲上，蓮花碧臺錦邊爲上，木樨毯子早黃爲上，蕙以諸色鶴翎西施剪絨爲上，臘梅馨口香爲上。諸花皆名品，寒士齋中，理不得悉致。而余獨敘此數種者，要以判斷羣芳，不欲使常閨豔質，雜諸奇卉之間耳。夫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今以蕊宮之董狐，定華林之春秋，安得不嚴且慎哉。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三器具

養花瓶亦須精良。辟如玉環飛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嵇阮賀李，不可請之酒食店中。嘗見江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垓起，可謂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窰，細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也。大抵齋瓶宜矮而小，銅器如花觚銅罍尊，方漢壺素溫壺，區壺，窰器如紙槌鸞頸茄袋花樽，花囊，蒼草蒲槌，皆須形製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與家堂香火何異，雖舊亦俗也。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藥蓮花，形質既大，不在此限。嘗聞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器深，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寶古者，非獨以玩。然寒微之士，無從致此，但得宣成等窰磁瓶各一二杪，亦可謂乞兒暴富也。冬花宜用錫管，北地天寒，凍冰能裂銅，不獨磁也。水中投硫黃數錢亦得。

四擇水

京師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皆可用，一入高粱橋，便爲濁品。凡瓶水須經風日者。其他如桑園水，

滿井水，沙窩水，王媽媽井水，味雖甘，養花多不茂。苦水尤忌，以味特鹹，未若多貯梅水爲佳。貯水之法，初入甕時，以燒熱煤土一塊投之，經年不壞，不獨養花，亦可烹茶。

瓶宜稱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疎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偶，此真整齊也。若夫枝葉相當，紅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樹，墓門華表也，惡得爲整齊哉？

六屏俗

室中天然几一，籐牀一。几宜闊厚，宜細滑。凡本地邊欄漆卓，描金螺鈿牀，及彩花瓶架之類，皆置不用。

七花崇

花下不宜焚香，猶茶中不宜置果也。夫茶有真味，非甘苦也；花有真香，非烟燎也。味奪香損，俗子之過，且香風燥烈，一被其毒，旋即枯萎。故香爲花之劍刃，棒香合香，尤不可用，以中有麝腦故也。昔韓熙載謂木樨宜龍腦，麝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薝蔔宜檀，此無異筍中夾肉，官庖排當所爲，非雅士事也。至若燭氣煤煙，皆能殺花，速宜屏去，謂之花崇，不亦宜哉。

八洗沐

京師風霾時作，空窗淨几之上，每一吹號，飛埃寸餘，瓶君之困辱，此爲最劇。故花須經日一沐。夫南威青琴，不膏粉不櫛澤，不可以爲媿。今以數葉殘芳，垢面穢膚，無刻飾之工，而任塵土之質，枯萎立至，吾何以觀之哉。夫花有喜怒寤寐，曉夕浴花者，得其候，乃爲膏雨。澹雲薄日，夕陽佳月，花之曉也。狂風連雨，烈焰濃寒，花之夕也。檀唇烘目，

媚體藏風，花之喜也。暈酣神斂，烟色迷離，花之愁也。欹枝困檻，如不勝風，花之夢也。嫣然流盼，光華溢目，花之醒也。曉則空亭大廈，昏則曲房奧室，愁則屏氣危坐，喜則謹呼調笑，夢則垂簾下帷，醒則分膏理澤，所以悅其性情，時其起居也。浴曉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夫浴夕浴愁，直花刑耳，又何取焉。浴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細微澆注，如微雨解醒，清露潤甲，不可以手觸花，及指尖折剔，亦不可付之庸奴猥婢。浴梅宜隱士，浴海棠宜韻客，浴牡丹芍藥宜靚妝妙女，浴榴宜豔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兒，浴蓮宜嬌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蠟梅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當以輕絹護之，標格既稱，神彩自發，花之性命可延，寧獨滋其光潤也哉。

九使令

花之有使令，猶中宮之有嬪御，閨房之有妾媵也。夫山花草卉，妖豔寶多，弄烟惹雨，亦是便嬖，惡可少哉。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爲婢，海棠以蘋婆林擒丁香爲婢，牡丹以玫瑰薔薇木香爲婢，芍藥以鶯粟蜀葵爲婢，石榴以紫薇大紅千葉木槿爲婢，蓮花以山礬玉簪爲婢，木樨以芙蓉爲婢，菊以黃白山茶秋海棠爲婢，蠟梅以水仙爲婢。諸婢姿態各盛一時，濃淡雅俗，亦有品評。水仙神骨清絕，織女之梁玉清也。山茶鮮妍，瑞香芬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豔，石氏之翔風，羊家之淨琬也。林擒蘋婆，姿媚可人，潘生之解愁也。鶯粟蜀葵，妍於籬落，司空圖之鸞臺也。山礬潔而逸，有林下氣，魚玄機之綠翹也。黃白茶韻勝其姿，郭冠軍之春風也。丁香瘦，玉簪寒，秋海棠嬌，然有酸態，鄭康成崔秀才之侍兒也。其他不一一比像，要之皆有名於世。柔佞纖巧，願氣有餘，何至出於子瞻榴花樂天春草下哉。

十好事

稽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塊，倘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沈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買之事。古

之負花癖者，聞人譚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蹶躄而從之。至於濃寒盛暑，皮膚皴鱗，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將萎，則移枕攜襪，睡臥其下，以觀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後去。或千株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樹其趣，或臭葉而知花之大小，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真愛花，是之謂真好事也。若夫石公之養花，聊以破閒居孤寂之苦，非真能好之也。夫使其真好之，已爲桃花洞口人矣，尙復爲人間塵土之官哉！

十一 清賞

茗賞者上也，譚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若夫內酒越茶及一切庸穢凡俗之語，此花神之深惡痛斥者，寧閉口枯坐，勿遭花惱可也。夫賞花有地有時，不得其時而漫然命客，皆爲唐突。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煖房。溫花宜晴日，宜輕寒，宜華堂暑月，宜雨後，宜快風，宜佳木蔭，宜竹下，宜水閣。涼花宜爽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徑，宜古藤。曉石邊。若不論風日，不擇佳地，神氣散緩，了不相屬，此與妓舍酒館中花何異哉？

十二 監戒

宋張功甫梅品語極有致，余讀而賞之，擬作數條。揭於瓶花齋中。花快意凡十四條：明窗淨几，古鼎宋硯，松蘿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蘄州人送酒，座客工畫，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手抄藝花書，夜深鑪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辱凡二十三條：主人頻拜客，俗子闌入，蟠枝庸僧談禪，窗下狗鬪蓮子，衛衛歌童，弋陽腔，醜女折戴，論陞遷，強作憐愛，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人催算帳，檢韻府押字，破書狼籍，福建牙人，吳中質畫，鼠矢，蝸涎，僮僕偃蹇，令初行酒盡，與酒館爲鄰，案上有黃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燕俗尤競玩賞，每一花開，緋幕雲集。以余觀之，辱花者多，悅花者少，虛心檢點，吾輩亦時有犯者，特書一通座右，以自監戒焉。

花寄瓶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于老雨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蠢婢，可以駐顏保令終，豈古之瓶隱者

歟。郁伯承曰：如此，則羅札花元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請梓之。

歸花頭陀陳繼儒識。

觴政

觴政引

余飲不能一蕉葉，每聞鐵聲，輒踴躍，遇酒客與留連，飲不竟夜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無酒腸也。社中近饒飲徒，而觴容不習，大覺鹵莽。夫提衡糟丘，而酒憲不修，是亦令長之責也。今採古科之簡正者，附以新條，名曰「觴政」。凡爲飲客者，各收一帙，亦醉鄉之甲令也。

一之吏

凡飲以一人爲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懦爲曠官，謂冷也；酒猛爲苛政，謂熱也。以一人爲錄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

二之徒

酒徒之選，十有二款於詞而不佞者，柔於氣而不靡者，無物爲令而不涉重者，令行而四座踴躍飛動者，聞令卽解不再問者，善雅謔者，持曲爵不分慙者，當杯不議酒者，飛學騰觚而儀不愆者，寧酣沈而不傾潑者，分題能賦者，不勝杯杓而長夜興勃勃者。

三之容

飲喜宜節，飲勞宜靜，飲倦宜談，飲禮法宜灑灑，飲亂宜繩約，飲新知宜閒雅，眞率，飲雜糅客宜逡巡却退。

四之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畫，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得意宜唱，導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

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後人宜加旣孟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資水宜秋，泛其爽也。一云：醉月宜樓，醉暑宜舟，醉山宜幽，醉佳人宜微能，醉文人宜妙令無苛酌，醉豪客宜揮旣發浩歌，醉知音宜吳兒清喉檀板。

五之遇

飲有五合，有十乖。涼月好風，快雨時雪，一合也。花開釀熟，二合也。偶爾欲飲，三合也。小飲成狂，四合也。初鬱後暢，談機乍利，五合也。日炙風燥，一乖也。神情索莫，二乖也。特地排當，飲戶不稱，三乖也。賓主牽牽，四乖也。草草應付，如恐不竟，五乖也。強顏爲歡，六乖也。革履板摺，諛言往復，七乖也。刻期登臨，濃陰惡雨，八乖也。飲場遠緩，迫暮思歸，九乖也。客佳而有他期，妓歡而有別促，酒醇而易，炙美而冷，十乖也。

六之候

歡之候十有三：得其時，一也；賓主久間，二也；酒醇而主嚴，三也；非旣疊不謳，四也；不能令有恥，五也。方飲不重膳，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貌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賚律，十也；廢替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歌兒酒奴解人意，十三也。不歡之候十有六：主人吝，一也；賓輕主，二也；鋪陳雜而不序，三也；室暗燈暈，四也；樂澀而妓驕，五也；議朝事家政，六也；迭謔，七也；興居紛紜，八也；附耳嚼嚼，九也；蔑章程，十也；醉嘖嘈，十一也；坐馳，十二也；平頭盜蕩及偃蹇，十三也；客子奴豈不法，十四也；夜深逃席，十五也；狂花病葉，十六也。飲流以目暉者爲狂花，目睡者爲病葉。其他歡場害馬，例當叱出。害馬者，語言下俚，面貌醜浮之類。

七之戰

戶飲者角旣兇，氣飲者角六博局戲，趣飲者角譚鋒，才飲者角詩賦樂府，神飲者角盡累，是曰酒戰。經云：「百戰百勝，不如不戰。」無累之謂也。

八之祭

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宣父曰酒聖。夫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仁、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母彥、畢茂世、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之章、李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饒狄、杜康、劉白、墮焦、革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姑嗣之門垣，以旌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

九之刑典

曹參、蔣曉，飲國者也。陸賈、陳遵，飲達者也。張師亮、寇平仲，飲豪者也。王元達、何承裕，飲儒者也。蔡中郎飲而文，鄭康成飲而儒，淳于髡飲而俳，廣野君飲而辯，孔北海飲而肆，醉顛法常，禪飲者也。孔元、張志和，仙飲者也。楊子雲、管公明，玄飲者也。白香山之飲俊，蘇子美之飲憤，陳暄之飲俊，顏光祿之飲矜，荆鄉灌夫之飲怒，信陵東阿之飲悲，諸公皆非飲派，直以興寄所托，一往標譽，觸類廣之，皆歡場之宗工，飲家之繩尺也。

十之掌故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王績酒經，劉炆醉孝經，貞元飲略，寶子野酒譜，朱翼中酒經，李保續北山酒經，胡氏醉鄉小略，皇甫崧醉鄉日月，候白酒律，諸飲流所著記傳賦誦等爲內典。蒙莊、離騷、史、漢、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說、顏氏家訓、陶靖節、李杜、白香山、蘇玉局、陸放翁諸集，爲外典。詩餘則柳舍人辛稼軒等，樂府則董解元、王實甫、馬東籬、高則城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爲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

十一之刑書

色驕者墨，色媚者劓。伺顧氣者宮，語含機穎者械。沉思如負者鬼薪，梗令者決遞。狂率出頭者怪嬰（罪人冠）。

（愆儀者共艾。畢歡未闋乞去者非對履（皆罪人衣履）罵坐二等青城且春故沙門島浮托酒狂以虐使爲高，又驅其黨效尤者大辟。

十二之品

凡酒以色清味冽爲聖，色如金而醇苦爲賢，色黑味酸醜者爲愚，以糯釀醉人者爲君子，以臘釀醉人者爲中人，以巷醪燻酒醉人者爲小人。

十三之杯杓

古玉及古瓷器上，犀瑪瑙次，近代上好瓷又次，黃白金叵羅下，螺形銳底數曲者，最下。

十四之飲儲

下酒物色，謂之飲儲。一清品，如鮮蛤糟蚶酒蟹之類。二異品，如熊白西施乳之類。三膩品，如羔羊子鶩炙之類。四果品，如松子杏仁之類。五蔬品，如鮮筍早韭之類。

以上二款，聊具色目。下邑貧士，安從辨此。政使瓦盆蔬具，亦何損其高致也。

十五之飲飾

槩几明窗，時花嘉木，冬幕夏蔭，繡裙藤蓆。

十六之歡具

楸枰，高低壺觥，籌骰子，古鼎，岷山紙牌，羯鼓，冶童，女侍史，鷓鴣，沈茶具（以候渴者），吳箋，宋硯，佳墨（以候詩賦者）。

附酒評

丁未夏日，與方子公諸友，飲月張園，以飲戶相角，論久不定，余爲評曰：

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應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遊魚狎浪，喁喁終日。丘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胡仲修如徐孺風情，追念其盛時。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袁平子如武陵少年說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著勝地。袁小修如狄青破岷崙關，以奇服衆。

甲辰秋，余偕僧寒灰，雪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桃花源，餘暑尚熾，遂憩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古樟樹，婆娑偃蓋，梁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茂密，驕饒如洗。櫛沐未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既絕糝雜，闕號嗽，閒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而編之，既還以示余。余曰：「此風痕水文也，公乃爲之譜邪？然公胸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也。」遂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

問：「如何中庸不可能？」答：「此正是雖聖人亦有不能處。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中庸，只一時字，非要去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是他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只爲他不能時中。聖凡之分，正在於此。」

問：「何謂時中？」答：「時卽春夏秋冬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無住而生其心」亦此義。不停故無住，不相到故心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馳水流，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無忌憚？」答：「不知中庸之不可能，而欲標奇尙異以能之。此人形迹雖好看，執着太甚，心則死矣。世間唯此一種人最動人，故爲夫子所痛恨。」

曾子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致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皆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堅，眼何以橫，髮何以長，鬚何以短，此等可窮致否？如蛾趨明，轉爲明燒，日下孤燈，亦復何益。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如何？」答：「格物物格者，猶諺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今人盡一生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物格邪？」

「小人行險以徼倖，」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好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倖。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於是非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曰我，不從語言文字入曰聞。」

無明卽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皆始於求明一念，故明卽無明。今學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不知此卽生死之本。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立知。」
「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無見。」
數日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
「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願心地豈易平哉？曾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

問：「諸佛兩足尊六句，當如何解？」答：「知法常無性卽慧足，佛種從緣起卽福足，知法無性，所以不斷一切法，是謂從緣起也。二乘遺緣，故折色明空，一乘却不然，蓋一切法，各住在空位，世間相卽是常住，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焦穀也。今師家作了因緣因法住法解者大非。」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何相矛盾也。蓋時劫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劫，同是一樣，非分久暫。如二人同在此睡，睡時同，醒時亦同，而一人夢經歷數十，一人夢中止似過了一刻，此二人可分久暫耶？」

往有問伯修：「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何解者。伯修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是作病。任妄想境，不加了知，是任病。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是滅病。要知此四句，是藥亦是病。」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慧所來，問者皆極細爭，有何緊要？」答：「辟之有人問曰：『云何地動，』達者應曰：『此何足問，汝眼睛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故不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以尋常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意佛原如此，若真正要大慧問，眉毛有幾，微塵有幾，此有何關繫。今法師家作總相別相解者，大非。」

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答：「火必藉薪，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身之無人。」

凡經教皆有權有實，不達其權，往往牽纏固執，看不痛快，惟祖師不認權教，故單以實相接人。

問：「權教豈佛誑語耶？」答：「非誑語也。如小兒不肯剃髮，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果品與你。』此語非實事，然父母無誑子之罪，以爲不如是語，則彼不肯剃髮。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誑也。」

問：「華嚴經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答：「有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用，惟分段識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答：「人人皆有定，不必瞑目靜坐，方爲定也。」問：「菩薩跏趺，入定多年，又何謂也？」答：「

此以定爲定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爲定者也。蓋所謂定者，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儻不明了，心生疑怖，斯名不定。譬如我今認得某村路，隨步行去，此卽是定。若路頭不明，出門便疑，是爲不定。又如我在此坐，聞垣外金鼓聲，我已習知，便定；若從來不聞，未免有疑，是爲不定。

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於過去事有卽今要接續做者，難道不去做。明日要爲某事，今日須預備者，難道不預備。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備之，便卽是現在矣。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定死本的。

問：「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於八種識內何屬？」答：「心是八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惟心者，以前七識不能造世界，惟第八能造，爲前七不任執持故。萬法唯識者，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別，則種種法起。如飯內有淨物，他人私取去，我初不知，便不作惡，以意識未起故。若自己從盞內見，決與飯俱吐，可見吐者是吐自己之見，非吐物也。又如鄉人以彼處鄉談，嘗此土人，此土人不知，怡然順受。若以嘗彼土人，其怒必甚，可見怒者是怒自己，非怒物也。以此見萬物法惟識，定是六識，非屬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八無分別故，第七但思量故，但執我故。」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嗔癡？」答：「貪嗔癡乃俱生惑，不待意識而起者。如小孩子眼識不會分別，然見好花則愛，此眼識之貪也。小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却乳則哭，此舌識之嗔也。至於癡，則不待言矣。」

第六識審而不恆，如平時能分別，至熟睡時則忘，迷悶時則忘。第八識恆而不審，雖持一切種子，能自體嘗昧。惟第七識亦恆亦審，是爲自然。老氏之學，極玄妙處，唯止於七識。儒家所云格致誠正，皆第六識也。至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八識爲道。

問：「第八識別有體性耶？」答：「前六識卽第八見分，前五根塵卽第八相分，色聲等疎相分也，眼耳等親相

分也。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即前六中之執我一念，如大海水，波濤萬狀，濕體則一。」

問：「凡屬思量，即有間斷，七識何以獨恆？」答：「六識思量，附物而起，故有起有滅。七識惟我愛一念，依我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蓋雖癡如孩提，昏如睡眠，此念隱然未間斷也。何故我即我愛，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問：「貪嗔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嗔？」答：「七識以我爲貪，既云我矣，豈有我嗔我之理耶？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力破除，居然是我在。」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斷，』八識如何斷得？」答：「杲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爲第八識也。記憶是第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八識如斷，則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儒者但知我爲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事事物物，則我安在哉？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日月燈山河大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聲方有耳聞，無大小音響，則無耳聞矣。因記憶一切，方有心知，若將從前所記憶者，一時拋棄，則無心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礙於我，物有礙於我，庸知若論相礙，即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手不能持是也。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舍空無容身處，是空亦我也；地能載我，舍地無置足處，是地亦我也；夏飲水則不渴，而冬煨火則不寒，是水火亦我也。故地水火風空見識，教典謂之七大，總是一箇身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不？」答：「皆具。譬如有人名趙甲者，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即聞，此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爲趙甲，則第六識。餘人不應，獨趙甲應，斯第七識。就中七識，最難別出，今略指其凡耳。」

問：「根與塵分明是兩物，如何經言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答：「有兩箇則彼此相到，今只是一心，寧有

心知心，心到心者乎？如耳不到眼，以眼耳雖兩形，同是一頭；指不到掌，以指掌雖兩形，同是一手。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得宋人氣味。

王龍溪書多說血脈，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譬如有人於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身，總只一人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脈。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嘗曰：『因，曰自然。』如『不尙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爲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卽如耕田鑿井，飢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東約西禁，行訪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革，不可不知。」

曰：「儒者亦尙自然乎？」曰：「然。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爲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絜去，必至內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爲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爲理，故去治彌遠。」

一切人皆具三教。飢則餐，倦則眠，炎則風，寒則衣，此仙之攝生也。小民往復，亦有揖讓，尊尊親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卽應，引着卽行，此禪之無住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我矣。奚必遠有所慕哉？問：「古來諸師，何爲多有神通？」答：「蠅能倒棲，此蠅之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役夫一日能行百餘里，我却不能，役夫之神通也。凡人以己所能者爲本等，己所不能者爲神通，其實不相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是。及其後，卽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可久，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爲道。」素隱行怪，吾弗爲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

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爲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從法師門中來者，見參禪之無色鼻，無滋味，必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灑灑落落，收放自由，必信不及。二者均難入道。

世人終身受病，唯是一明，非貪嗔癡也。因明故有貪有嗔及諸習氣；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恥挑糞，豈非明之爲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日用少不得處，皆是一箇明字使得不自在。小孩子明處不多，故習氣亦少，今使赤子與壯者較明，萬不及一，若較自在，則赤子天淵矣。

問：「學人管帶有礙否？」答：「亦何礙，若管帶有礙，則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問：「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似非初學可到？」答：「譬之諸公，長日在敝舍聚首，並不見走入內宅，此心何會照管，亦何會非照管也。又今在座謝生多髻，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自與髻不相干，非要忘其爲髻，始得自在也。卽此可見是天然忘懷，不是作爲。」

佛喻五陰之中，決無有我，譬如洗死狗相似，洗得止有一絲毫，亦是真臭的，決無有不臭者，此喻絕妙。今學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指五陰光景爲所得，謬矣。

僧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先生曰：「你想今年生孩子否？」答：「豈有此理！」先生曰：「這便是偷心盡處。」

凡人以有想爲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爲心，又進之至非非想，以無想亦無爲心，種種皆非心體，故楞嚴逐處破之。

達摩西來，只剷除兩種人：其曰齊僧造象，實無巧德，乃剷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剷除修禪定苦行及說

道理者。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譬，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個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問：「道理未能盡徹，宜如何體會？」答：「你說世間何者爲理，姑舉其近者言之。如女人懷胎，胎中子女，六根臟腑，一一各具，是何道理？初生下子女來，其母胸前便有白乳，是何道理？一身之脈，總見於寸關尺，而寸關尺所管臟腑各異，是何道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以爲有道理，其實那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及諸佛教典，豈非理耶？」曰：「孔孟教人，亦依人所常行，略加節文，便叫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當不同，如今吳蜀楚閩各以其所習爲理，使易地而行，則相笑矣。諸經佛典乃應病施藥，無病不藥，三乘不過藥語，那有定理。故我所謂無理，乃無一定之理容你思議者。人惟執着道理，東也有礙，西也有礙，便不能出脫矣。試廣言之，汝今觀虛空中，青青的是氣耶，是形耶？氣則必散，形則必墜。莊子說：「上之視下亦蒼蒼，」夫下之蒼蒼乃有質的，上之蒼蒼何質耶？天之上有天耶？天果有盡耶？地之下果有地耶？地果有窮耶？此義愈說愈荒，諸君姑置之。」

百花至春時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黃者黃，孰爲妝點？人特以其常見，便謂理合如此，此理果可窮耶？若梅花向夏秋開，便目爲異矣。問：「此與老莊自然何別？」答：「這裏如何容得自然。」

問：「天地間事，皆諉之不可思議耶？」答：「知者通其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者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思議。」問：「如何說看公案不要求明？」答：「有個喻子極妙。往在沙市舟中，有僧暗中自剃頭，一僧燃燈見之，驚云：「你自家剃頭，又不用燈。」舟人皆笑。」

問：「正用功時，偶有應酬，未免間斷？」答：「如好秀才，落第歸來，雖下棋飲酒，而真悶未嘗解。」

問：「一面應事，一面於工夫上有默默放下處，恐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并打你足，亦曉得痛，通身打，通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分了功？」

有人問近溪先生云：「如何是不慮而知？」近溪云：「你此疑，是我說來方疑，是平時有此疑？」問：「是平時有此疑？」近溪云：「既平時有此疑，乃不得不疑者，此謂不慮而知。」

問：「每見學人於疾病臨身，便覺昏憤，如何平昔工夫，到此却使不上？」答：「觀人當觀其平日用功，得力不
得力。莊生所謂『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至於疾病生死現前，雖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其臨終亦或有昏憤者，皆不足論。蓋昏憤與不昏憤，猶人打瞌睡與不打瞌睡，安有高下耶？夫疾病已是苦矣，復加個作主宰之念，則其苦益盛。況臨病時，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綻，說學道人，如何亦恁的受苦，遂裝扮一個不苦的人，此便是行險僥倖，入三塗的種子。噫！自爲已知幾之學，不講世間好人以生死爲門面者多矣，不如那昏憤的，却是自在。」

問：「病中如何做主宰？」答：「汝勿以病爲病，即今好人都在害病。」問：「如何好人亦病？」答：「眼欲看色，耳欲聞聲，以至欲食欲衣，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主宰，何況寒熱等症，一時纏身，能作主宰耶？」問：「真歇了師云：『老僧自有安閒法，人苦交煎總不妨。』未知何等是安閒法？」答：「不必到病中，汝即今推求，渾身所思所作，皆是苦事，何者是你安閒法？」

今之慕禪者，其方寸潔淨，戒行精嚴，義學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個英靈漢，擔當此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淨，但單只有此，亦沒幹耳。此孔子所以不取鄉愿，而取狂狷也。

問：「如何是人鬼？」答：「鬼屬陰，人屬陽。古云：『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故凡在情念上過捺者，是鬼。」

關，在意識上下度者，是鬼關，在道理上湊合者，是鬼關，在行事上妝點者，是鬼關，在言語文字上探討者，是鬼關。頓漸原是兩門，頓中有生熟，漸中亦有生熟。從頓入者，雖歷阿僧祇劫，然其所走，畢竟是頓的一路。從漸入者，雖一生即能取證，然其所走，畢竟是漸的一路。

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弱者，縱有十分識，只當五分用。

問：「一切現成，只要人承當，如何是承當的事？」答：「今呼汝名，汝即知應，叫汝飲食，汝便飲食，此即承當。未悟時，觸處皆妄。如與人爭競，固人我相，即退讓亦人我相，以我與人爭，我能讓人，總之人我也。既悟時，觸處皆真。如待人平易，固無人我相，即與人爭競，亦非人我相。永嘉云：『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是也。」

問：「先生言洪覺範，有道理知見，然予觀覺範提唱公案，其識見議論，似與大慧不殊？」答：「透關的人，亦分兩樣，有走黑路者，若大慧等是也，走明白路者，洪覺範永明壽是也。有人舉似小修，小修云：『覺範亦是走黑路的，但其中微帶有明耳。』先生曰：『不然，覺範是死語，是實法。』」

小修又云：「走明白路，亦有兩種：有於經綸上求明白，如法師是也，乃認賊爲子，決不可用。有語言道斷，心行處滅，亦是走明白一路者，如覺範豁渠其人也。觀林間南詢二錄自見。」

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何亦有兩種？」答：「有假有真。譬如要北人說閩中鄉談，此真言語道斷，若本處鄉談，但只不說，此假言語道斷。尋常做官，要林下去，此假心行處滅，若遇考察去了官，此真心行處滅。」

問：「道貴平常，炫奇過高，是多了的？」答：「平常亦是多的。」僧問：「如何是修證則不無，污染則不得？」先生曰：「汝曾往南北二京否？」答：「曾往。」曰：「這個是修證，不是修證？」又問：「汝往京城中聽經否？」答：「曾

聽。曰：「這個是污染，不是污染？」僧復擬答，先生搖手曰：「不是，不是。」

先生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諸君平日作何道理會？」答：「作順應會。」先生曰：「若問和尚有衣麼？」答：「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這方叫順應，今問一歸何處，豈是順應？」此義覺範已會笑破。」

問：「從上祖師，亦有死於刑戮者何故？」答：「死於刀杖，死於牀榻，一也。人殺與鬼殺何殊哉？但有好看與不好看之異耳，於學問却不相干。」

「隨緣消日月，任運着衣裳。」此臨濟極則語。勿作淺會，若偷心未歇，安能隨緣任運？

學道人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與世爭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卽如講聖學，向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尙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偽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於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勿爲福始，勿爲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耳。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求利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生出事來，其罪皆歸於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勘得破。

修行人始初二二年內，嗔嫌他人不學好，到久後，方知自家不好處。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粗細，食之皆甘；脾胃薄者，遇好物則甘，粗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矣。

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檢點一切人者，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試觀兇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從惡，此意羅江發得極透。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自居小人，甘心爲人所遠耶？夫君子不屑爲人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心爲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皆尊君子而役小人。

應以宰官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陽明是也。應以儒教得度者，卽現儒者身而爲說法，濂溪是也。問：「如何方是無爲？」答：「所謂無爲者，非百事不理也。漢文帝稱無爲之主，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此無爲也。舜放四凶，舉八愷，亦無爲也。故曰無爲而治，其舜也歟？」問：「有放有舉，何名無爲？」答：「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亦是無爲。」問：「此與外道自然何異？」答：「老莊之固，卽是自然，謂固其自然，非強作也。外道則以無因而生爲自然，如烏黑驚白，棘曲松直，皆無因而自爾，此則不通之論矣。」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真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遽屬太子，奈何？」夫漢高宋真，皆英王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恆人乎？

問：「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聖凡之異，却在甚處？」答：「我說人情相同，但論其理耳。然人誰肯安心，謂我與常人一樣者；雖屠兒樵子，開口亦曰：「我便如何，彼却不能。」至於學道之人，曉得幾句道理，行得幾件好事，其憤世嫉俗尤甚。此處極微極細，最難拔除，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與世俗人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也。此意自孔老後，惟陽明近溪庶幾近之。」

狂言

狂言自敘

余落筆多戲弄，或謂恐傷風雅；余既貧且病，乃以戲弄爲樂事。孔子嘗云：「未若貧而樂。」然則樂固貧之道乎？狂夫之言，聖人采之。假令夫子再來，未必不戲弄而風雅之也。因題曰「狂言」以俟知者。

空空居士袁宏道書於聽泉居

三教圖引

三教之說，從來爭執無定，以其有異有同也。余以爲彼既得其究竟之同，便不必聞其取途之異。譬如往京師，東人往，南人往，西人亦往，其取途雖異，而至京師則同也。此非余之臆見也，魯論嘗有之矣。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山居小對

一顛過白日，幾睡了清宵。

彌勒贊

憂則頻，喜則笑。問何以憂，以求喜故。並忘其喜，憂亦何從？不憂不頻，不頻是笑。開顏坦腹，圖笑之形。雷霆霜肅，藏笑之神。固知此笑，卽是真空。

秋日病吟

貧劇不憂死，病劇不憂貧。兩念如環轉，枯枝日自春。窮極算亦奇，癡腸當良醫。藥物無所須，便是有餘資。四肢

成勁戟，省我僂僂責。一囊經水洗，免他往來厄。打牛詩矢口，苦吟嗤杜叟。喜聽華山斬，不戀彭澤酒。既無放鶴亭，亦乏種梅畝。並此兩般無，孤山嫌掣肘。高飛知鳥意，淡放解花情。雲霞輕一瞬，指示最分明。我若貧不病，幾枉此一生。高歌涸苦海，再歌倒蓬瀛。

西湖清夢

昨夜美人忽飛來，恣態天然世無比。夢中別去夢中追，但見兩山涵一水。

久病纒起

黃菊未綻身垂死，自分梅花付別郊。起去移步庭前立，燕子飛飛舊巢。

喜禪問答

病夫喜禪，遇客便津津道之。有客曰：「明公好學久矣，亦爲釋氏欺乎？釋氏執明心見性之說，不切日用，終無益於身心，與儒道大謬戾，何溺乎？」病夫曰：「儒釋道之不同名者，教也，至於道無不同也，無儒釋也。」客曰：「釋獨曰空，人既入世，亦安能空？」病夫曰：「獨不曰色卽空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非空而何？蓋道之所以不可不學者，政以有切日用，有益身心也。無益，則安用道也？道之用不可窮，約而言之：有道之體，善而已；有道之効，樂而已。使無可樂，何以言益？雖益，如安所用道也。言樂而道盡矣！世之苦而不樂者，莫甚於生死之關。死之所以苦者，豈非不忍撒爾妻子耶？不忍撒爾田園富貴耶？不忍撒爾交遊種種玩好耶？生時之貪戀愈繁重，死時之苦楚亦愈繁重。空則生之時原無妻子田園富貴交遊種種玩好之可戀，則生時已無異於死，死之時又安見異於生時乎？生如死，死亦如生。所以出生卽所以出死，此所以並欲無生，無生政所以無死。一念無生死，卽萬劫無生死。此釋氏之所謂可以敵無常，超生死者也。孔子所謂朝聞道夕可死者也，夕死可矣者，言其聞道後胸次然也。若破此關，何關不破？由是

可以有妻子，可以有田園富貴，可以有交遊種種玩好，歷盡娑婆境界，百千萬劫無苦亦無樂。無樂之樂，是謂至樂；無樂之樂，是謂至樂。所謂極樂世界，儒家看得時中透徹，無入不自得者也。客曰：「君之言是矣！以一死生爲超生死，則釋之所謂三界安在乎！三界果無之乎？」病夫曰：「有。世有三界，有地獄。凡人之所以墮落者，以有情欲也。情欲日重，墮落日深。能空此情慾，則身在世中，卽在世外。故超情慾卽超世界，超得千百情欲，政卽超得千百世界。然則卽謂釋氏有千百界可，甯特三界大抵佛氏所說，如易取象，以醒迷人，皆理論也。譬如俗稱孝廉爲青雲之客，以其拔出衆人，乃以青雲象之；謂孝廉眞能登青雲，謬矣。地獄之義，亦只如是。故余嘗曰：「一念非心，毛角卽成一念真空，西方在目前也。」客曰：「君言是矣。西方旣云在前，獨言西何病夫曰：「日生於東而沒於西，西者歸象也。世人逐逐，莫知歸途，欲知所歸，當本所來。人之本來，無極是也。無極者空也，能空卽是能反其本來。釋氏所稱如來是也。如來者如其本來也。如其本來，何心之不明，何性之不見乎？又何明心見性之可言乎？如必目前之外別有西方，則是生前更不可如其本來，更不可作佛子矣；必死而後可如其本來，可作佛子矣；豈通論也哉！」客遽然起曰：「君勿言矣！君勿言矣！吾身在西方矣！佛子說法，盡在吾前矣！余初本以鄙緇之附會，番疑至理爲我欺，今勿敢言矣！但不知君旣喜禪，何以衣冠而不頭陀也？」病夫曰：「衣冠頭陀，佛儒之教也；以教而誘之於道也；爲愚者設也。余所學者道也，非教也。余衣冠於頭陀，頭陀於衣冠也。」客曰：「諾！今君尙病，不宜多言。明日齊心再叩，願聞體善之旨，幸垂教之！」病夫曰：「可！」客乃謝不敏而去。

病中

病中無箇事，酷愛人饒舌。不問拙和通，寧分鳳與鴉。引稚奏模糊，就婆聽曲折。一夢到三更，謫僊談正熱。

箇中偈

說真是假，說真是假。難真難假，不假不真。

寄友人

世網彌天，跳一網旋入一網，甚而跳之不得，入網更深，反不若安意網中作跳法，最便宜也。大抵削髮入山，非無聊苦計，則耀人異態耳。若個中果能揮塵掃積，山林即在几席下矣。何必爾爾！弟貧病日久，靜極中蛙腸頗有亮頭，幸吾兄采之，勿再開頭陀之口！

寄友人

邇來湖遊，盡俗東也。纔一開棹，飛觴走令，速如星火，稍展眉目，酷討隨之矣。山水佳趣，於我何有？昨歸來依依，竟病相思，不知吾兄能作一功德主否？勝他日黃香一束，白燭兩枝，向靈前款款拜泣萬萬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徵君子之行素於窮達，間一見矣。夫富貴貧賤，窮達分矣，以此徵君子而行素，不既見哉！夫子意曰：「天下之位亦多矣，舉目前之槩，莫甚於窮達兩途。試按之於一窮一達，而君子之行素顯焉。」夫人情於富貴則生侈，於貧賤則生濫，彼且馳其行矣，安望其能素乎？即富貴而思節，貧賤而思守，彼特制於素耳，可遂謂之行乎？君子不然，素富貴則行乎富貴矣，豈有心借富貴以爲行；而當富貴之偶值，則富貴亦可行也。威福之習，原非富貴中所有，而君子無之；肩任之責，原非富貴中所無，而君子有之；君子之行，與富貴之位，若相迫而出也。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矣，豈有心借貧賤以爲行；而適貧賤之我遇，則貧賤亦可行也。濫溢之行，原貧賤後之添入也，而君子不必澄而自化，雅澹之操，原貧賤中之真機也，而君子不俟攝而自宜；君子之行，與貧賤之位，若相副而來也。故樹顯績，振高標，人爲君子奇之，而不知此不足爲君子奇也。付之於富貴貧賤，而素行自呈，旋而顯績，旋而高標，人爲君子難之，而不知

此不足爲君子難也。本之於行素，而富貴貧賤自融。所謂君子之素其位而行類如此。

聽善初琴

善初能琴不撫音。我性知音不聽琴。善初訪我過齋頭，一撫一聽五漏深。

西湖

西湖之好非桃柳，瓦礫湖邊自可憐。假若兩堤行一遍，定是凡夫骨也仙。

病中雜咏

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芳草引我行，東風湧綠波。

其二

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午枕夢方覺，彩雲簷下過。

其三

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倚欄看明月，盈盈上石坡。

其四

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長松下撫石，落子應樵歌。

病小愈

劇病幾垂死，起來一味顛。非云經富貴，自分却當然。

讀書

生平愛便宜，尋樂會不倦。閉門讀莊騷，轉看滑稽傳。西廂開錦繡，水滸藏雷電。吟罷謫仙詩，焚書添一徧。有病

無惡况，無聊有笑面。俗人俗不了，謂我資筆戰。

覆友人

來論極是。然古今著書，各有深意；一人精神識力，安能闡得破，道得了。故凡遇有契心之書，便當取讀數遍；若不愜意，就置之，俟他人，或別有獨契者，自去讀。甚麼緊要，無事尋事，妄爲是非，又留與後人爲是非之柄也。余於世事，亦大都如此。疎懶之癖，已入骨髓，不敢領命！

覆友人

來論領悉。弟天色一曙，喉中便浸浸欲吐，慚顏重甲，頗不難就正，恨無呵筆傳書飛奴，盡致失去也。吾兄請捐千貫，弟當立吐萬斛，試一鬪當有看誰爲不竭！

座右銘

怒是爾猛虎，慾是爾深淵。功名是爾沸湯，勤思是爾礪煨。爾一不避，焉能爾免？

山居對 爲友人作

高居寬眼界，淺築近陽春。

孝悌對 爲友人作

未釋桑梓句，旋歌棠棣篇。

秋夕

假寐碧羅帳，明月來帳中。問月會何期，期我會無終。

寄友人

人生有幾何，違棄忽旬日。來朝駕輕車，願促須臾膝。

韓經紀

武林城隅韓大郎。欹頭側髻賣青黃。晚來醉倒簾前月，放脚朝天鼻息長。

西湖

半世愁與我不離，終日病與我爲伍。纔來湖上了然忘，大是人間功德主。

又

一日相逢一樣粧。天然恣態盡非常。吳奴只解脂和粉，西子還須會阮郎。

關公題詞

白衣豈至計，陸豎偶成功。天將移漢祚，先忌絕倫雄。

家居

病與我日親，我與世日疎。山妻休掩口，啓處頗舒徐。

覆友人

里有人焉，家藏數金，恐爲穿窬所得，防之甚密，慮之甚切，魂夢戰驚，寢食不甘，眉眼作跳，頃刻而顧衛者數四；他日適有遠行，欣然囊佩而出，及暮歸，索之囊中，竟不知失之何方道旁矣。天下事大都類是。凡病作皆可殺人，何必戚戚嘔血？吾亦恐未必爲穿窬所得而反爲道旁之失也。一笑寬之！

飲酒

劉伶之酒味太淺，淵明之酒味太深。非深非淺謫仙家，未飲陶陶先醉心。

擬湖遊

三日不出鄙吝生，三日出來圈套惡。昨宵萬畫得兩奇，山一塊兮湖一勺。

謝友人送綿

承賜領入。風緊雨柔，負慚秋水。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寶號頌

衆生有目故，見色不見空。菩薩色卽空，見色如見音。衆生空其一，萬已迷心目。觀音萬亦一，故復以世名。衆生既入世，色亦安可離。惟色卽是空，衆生亦可觀。衆生盡可觀，乃見其廣大，乃見其靈感。有色有願欲，願欲苦難生。絕此苦難根，卽登極樂界。衆生各皈依，莫負慈悲願。慈悲願非色，衆生自皈依。衆生皈依早！

覆友人

昨湖遊快甚。弟生平於漆園文，謫仙詩，米家字，卽之神飛性適，忽不自知其舞蹈。若一至西湖，便覺有進於此者。大約如大禪師入定時，了無邊際，下一語形容不得。俗論追勝遊者必歸蘇公，弟恨不能將此輩卽置之大辟；只此一語，不知將古今多少人品，活活埋沒，豈可以口舌之過輕貸之。卽一至庸人，來此地，湖神自能開豁其心胸，終然有會，何必定要姓蘇？若作意姓蘇，便是姓張姓李矣。昨有客亦執此俗論，侃侃胡言，故并及之，非自與也。詩料已采入囊中，恨五先生作懶，未及捉筆，另日請教何如？

覆友人

原擬造談，昨爲傾談所傷，夜來女郎入夢，且傷於無所不傾。今日百病交集，頭額過於椎槌，喉舌過於燎原，手足過於繚縛，至於支節湊理，非疼非痒，有一種不可指名之症候，况味尤惡。暫息一日，明蚤或可領盛雅矣。仁兄遠

歸，今弟劇談，不知尊體若何？他人相知，祇能同日，我輩相知，兼能同病，附候李集得賜覽，可當恩星一照，此造化直在二兄手底，但恐福薄，不敢望也。

赴友人酌

聞道邀車馬，垂風赴阮情。捲簾開曉鏡，排核集春英。金波承玉屑，鳳羽雜鸞聲。劉生興何極，猶喜燭方清。

登山

雲山兀兀登之猝，規爾徐行急之恐。蹶。

尚德主人真贊

丰姿秀美，頭額魁奇。怡然而笑，充然而映。見之者曰：「肖盡尚德主人矣！」余獨曰：「不然！余與尚德主人處幾年矣，極知胸襟瀟灑，志業誠實，其與人也有禮，其持己也無失。及今年來被風雅披拂，轉無盡時。然則余終不能盡尚德主人萬一，而謂此足以盡之，不啻覲面而千里。」或者曰：「特有所肖，可也。」

思婦

喟然夫婿別經時。清夜無眠曉日遲。起向碧紗牕下立，銀牙燈損指尖兒。

除夕

舊病般般在，新年色色無。平生喜從俗，也去貼春符。

山居雜記

病中無事，客亦不來。飯後散步城頭，俯仰景色，應接不暇，輕雲遠去，數鳥徐來，人聲四聚，笑語非明，一目兩山，條枝可數，步倦歸來，又月色溶溶矣。胸次悠然，乃從而歌之。歌曰：「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倚欄看明月，盈盈上

石坡。南隣好友聞余之歌，乃步月就余，促漆傾談，夜分而去。此亦因病得閒之一樂也。

寒夜

晝短塵情少，夜長佳句多。來朝喜無事，准擬看嵯峨。

寄友人

文起亦是素心人，起居談笑儘歡。近日賴有此耳。君實永訣時，肝腸如割，自分終身不能消去，今不過半月一至，或十日至矣。因念病王一旦捐館舍，明日至親好友向他人言笑，不知尙知有此老否？人生幻漚，安得非空？適把盞在手，連飲起舞，大呼大叫，倦睡而止。吾兄或不能掃除，請作如是觀，如何？覽竟應狂果否？廷字無考據，諒有之，因諒用之耳。書畢，適詩韻在案，展之，韻中有此廷字，註云：「廷，朝中也。」

讀卓吾南池詩

三春花鳥猶堪賞，千古文章只自知。文章自是堪千古，花鳥三春可幾時。

散步

散步城除間，飄風何發發。四顧寂無人，將心對明月。

命僕啓牕

享盡無邊福，何由報老蒼。春寒眠未起，山色下樓廊。

酒肆

窈窕湖樓上，春姿塞眼來。雖無子美句，喜有謫仙杯。

覆友人

飛瓊問我湖遊樂，儘力描來轉覺膚。省得一裝心事在，晚來不忍覓歸途。

閒咏

豈是書生有所持，富而且貴亦何辭。無才不解依冰手，袖手閒行咏好詩。

西湖

西湖畢竟不能咏，還在胸襟自作符。半晌遊人千萬品，城西豈是一西湖。

覆友人

郭向爲人所推重，一部南華失之久矣。若子玄之註，謂之郭文，誠玄論也。若謂莊註，是發譎耳。還宜清心理會，弗爲推重所悞。面時當悉。

湖遊

挑餞買畫船，飄飄任流水。細響逐風生，嬌香從杯起。樓前倚玉人，馬上飛仙子。一座縱華吟，遊飛興無已。

寄友人

吾兄覽病吟，許我羽毛，弟自知魔重必不能。出則爲湖魔，入則爲詩魔，遇佳友則又爲談魔。惟數魔愈掃愈集，不知何以藥我。雖然，癖性願學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政不必其羽化也，何如？

讀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里，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爲設酒殺鷄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惋歎。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居士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固遞相屬也，聖人不再生，文明之氣橫宇內，屬之豪者，幽者，奇者，慧者，不可勝窮。有一等人，氣浮意薄，之乎者也，穿插得來，遂謂秦漢後無文字，賦險向人前，調噴弄舌，優古劣今，可恨也！秦漢後無文字之說，原非至論，然彼或激於一時濫習，爲此言亦可，今竟執此一語，將秦漢後文字一味訾議，置之高閣，如何使得總之，胸中原無特見，不過拾他人唾餘爲自己識見，把秦漢文字定爲程式，後來文字，眉目稍不似處，便爲不佳，藏其懶惰，肆其誇張，不知其佳處政在不同古人，若同古人，又作此文何用？竟不成文矣！須振起精神，自開意見，將文字細細體貼，又不可把自家俗腸解壞了。他的奇文，久久自知其好也。此記非秦漢文也，今人說他好者，亦有真知其好者，誰真知其無愧於古人者？古人者？誰有說桃花源是仙人忽現，有說桃花源是未避秦人，卽此用意，爭執兩端，便隔萬里。是仙人有之，是避秦人有之，要之作記者必不至見其事，便述一番，或當于心，合于意，借此發揮胸襟，或胸襟忽不覺於此逗漏也。大抵漁樵人俱不近俗，故托言漁人。緣溪一段，行止不拘不礙，懶懶散散，須看他是何等人品。開朗一段，見說蕭野氣象，卽在人間，故曰：「悉如外人。」獨言避秦者，秦之先三代也，明明自負與三代以上人品相接，是所謂羲皇上人之意。不然，漢之後未必盡如暴秦，何云不足爲外人道也？劉子驥高士也，乃可到得此地位，世人便不能故曰：「後無問津者。」若沾住真有此津，則漁郎歸棹，安能必其無再往之漁人，明是漁人感激世情日下而悲憫之也。讀其文想見其

人，超超世外，不可一世，故謂此文一一竟獻其生平可，謂專專輕薄秦漢人亦可，謂自附於匹夫而爲百世師亦可。若止述其事，事雖奇，終無甚意味矣。然而此等妙處，老天固不肯使人曉得，若使人曉得，則野無農，肆無工，行無商，伊唔之豎徹天地矣。余論及此，適有客在座，乃拍案曰：「聽君之言，余輩讀書，信欠多欠多。」余戲曰：「恐君輩眼孔中未嘗見書耳，何多少之足云？」請回去將讀過書一一再讀，便見得。」

山居門鷄記

余向在山居，南隣一姓金氏，隱於掾，愛畜美鷄。一姓蔣氏，隱於商，從燕地歸，得一巨鷄。燕地種原巨，而此巨特甚。足高尺許，粗毛厲嘴，行遲遲，有野鷄狀，婆娑可人。羣鷄見之，輒避去，獨掾隱家一鷄，縱步飲啄如常，玉羽金冠，娟然更又可人。然其體狀較之巨鷄，止可五之一。巨鷄遇之，侮其小，隨意加啖。美鷄體狀雖小，氣不肯下，便躍起鬥。巨鷄張翅雄視，時欲卽下，美鷄惟凝意抵防，不敢重發。於是各張武勇，且前且後，兩兩相持，每費晷刻。巨鷄或逞雄一下，美鷄自分不能當，卽乘來勢，從匿巨鷄跨下，避其衝甚巧。巨鷄一時不知美鷄置身何所，美鷄從巨鷄尾後騰起，乘其不意，亦得一加于巨鷄。巨鷄纔一受毒，便怒張撲來，美鷄巧不及避，乃大受茶毒。余自初觀鬥至此，大抵見美鷄或得一捷，則大生歡喜，且睜睜盼美鷄，或再捷，而卒不可得，而亦終不想及爲之所。美鷄將不堪，余政在煩惱間，有童子從東來，停足凝眸，旣而抱不平，乃手搏巨鷄，容美鷄恣意數啖，復大揮巨鷄幾掌。巨鷄失勢遁去，美鷄乘勢躡其後，直抵其家。須臾巨鷄復還，追美鷄至門所，童子仍前如是。如是再四，適兩書生過，見童子諄諄用意爲此，乃笑曰：「我未見人而乃與畜類相搏以爲事也。」童子曰：「較之讀書帶烏紗與豪家橫族共搏小民，不猶愈耶？」兩書生愧去。余久病未嘗出里許，此間鋤強扶弱，豪行快舉，了不得見，見此以爲奇，逢便說說，而人笑余亦笑，人不笑余亦笑，笑而跳，竟以此了一日也。

題友人續絃

惟我與君不暫離。心苗眉底總盡知。憶君昔日斷絃時。意氣都消成槁枝。如纒續絃三兩日。萬種姿顏一洗滌。心裏溫存漆漆濃。眼中顏色嬌嬌滴。何嘗不說舊人起。語言無味只如此。譬如今年看桃李。誰覺去年花亦美。世間萬事總如君。豈笑君家獨不仁。不須向俗問誰氏。區區就是過來人。

悼二兒

大呼不已復大跳。大跳將闌何抵持。老天不欲相窮漢。如何降下這奇兒。

其二

一思一淚一悲歌。特地回頭生美呵。須信人生真幻泡。相睽唯此定無多。

答友人

聞諸兄在甚喜。已整冠出戶矣。寒荆往姻家時。遺我鎖鑰。失忘置之何所。覓之再三不得。今祇可備北門守耳。痒痒！奈何！

西湖

俊馬飛來停問水。倉皇着眼心欲死。見說西子比西湖。不信人間有西子。

又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立。一日湖上臥。

市中聞曲

說起做店官。直教我快死。足未沾店楹。新聲已醉耳。

答三世佛義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佛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問如何是千百億化身，佛曰：「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問如何是圓滿報身，佛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譬如鞋之一字，越地一音，吳地一音，燕地又一音，鄉音不同，而所指之物一也。

賦君實 己酉余與君實同遊山莊今年余復館此有感

惟天生爾兮，奇奇怪怪。惟我知爾兮，實實真真。一味懶散兮，中含於意。滿腔風雅兮，不文其身。特來晤對兮，不言不語。既而別去兮，愈遠愈親。昔我遇爾兮，爾見有我。今爾撤我兮，我見何人。

柬友人

一日不懷山，兩日不袖水。好笑有情癡，相思病入髓。

約君一不來

約我看新菊，牆梅忽已春。昨宵擬今日，今暮望來辰。有意登山頂，無因到水濱。滿腔都是火，聽說鬼和神。

雁字

一天秋氣碧，奕奕縱高揮。金鷲飛不去，冷眼笑羲之。

山居小話

有富客偶一事失意，來借滌山居。揖居士問曰：「貧病如君，世所共苦，而君獨意氣陽春，眉宇月露也，甚奇。」居士曰：「無奇。余自昔年嘔血，經年不起，良醫皆庸，予自分必死，人亦相傳已死。余無可奈何，聽其自死，而反得愈。由此觀之，今日之身，明屬望外，而身之所值，孰非望外之得？人情遇望外之得，雖欲不樂，不可得也。」客曰：「君淹

寂山居，有何所值，而曰得且樂更奇。余曰：「無奇。余思昔兩足不立，今得散步，樂也。思昔兩臂不運，今得揮棹，樂也。思昔腰背不支，今得隨意欹倚，樂也。思昔貼席不甯，今得哈嚙大睡，樂也。故以世人願欲充足爲樂，則我之不樂當萬於爾；若以我之行持坐臥爲樂，則爾之樂當萬於我，何奇也！」客曰：「雖然，君病而瘼於死，故得作此觀，余則未嘗病而未嘗瘼於死也。」余曰：「余旣已非必死之身，可作必死觀，安見君獨不可以旣病之觀作於未病日耶？」客始悟而放眉大笑曰：「奇哉！君能樂，又能使我樂，奇哉！」余曰：「無奇。余日前與友閑行城下，見一乞哀求而來，頭面窄小，膚細髮嬌，行步遲遲，若不勝。余疑其爲女乞而問曰：「爾有丈夫乎？」乞微笑。余復疑其不解丈夫二字，問曰：「爾有老公乎？」乞復笑，若含羞然。余與友人曰：「說至風流事，乞亦喜耶？」乞始笑曰：「我是男子。」余與友人始知從前皆誤，乃相與大笑，乞亦大笑。余曰：「爾遠來，與爾粥者有，與爾飯者有，與爾錢者亦有，爾終不忘其爲乞，故不笑；今爾笑時，尙知爲乞人否？忘其爲乞，便非是乞，便同常人，便同富家翁，便同萬戶侯，予所與爾不既多乎？」乞亦以爲然，笑謝而去。乞人且能使之樂，况素封也哉！無奇！」語言之韻，客忘歸，烟籠山黑，樹隱鐘來，向予借榻，予卽以所坐蒲薦擲與之。客笑曰：「吾聞有宵啼露處者，彼安得煖字之下，復得此蒲物爲之藉耳？」遂睡去。

答友人問閻王

閻王不可以有無定，我要見便見，我要不見便不見也。余不識所謂菩薩神明，大抵不怕閻王者便是神明。不識所謂菩薩，不見閻王者便是菩薩。不識所謂佛，不知閻王者便是佛。然欲不知不見，須從怕起。若強作不怕，臨恐時爾不欲見閻王，閻王要來見爾也。有否無否，請君自評！

覆友人

來論亦是，然而有未盡然者。今其名已傳，雖有一二作或不可傳，亦必與名俱傳。譬如無名人士，豈無一二作

大可傳，亦必與名俱不傳也。

與友人看花

積雨消魂諸病作，纔晴便欲到芳郊。囊中老鈔充沽酒，廚下山妻樂煮餚。花色侵盃情更郁，談鋒遶座俗全拋。快來抹盡英雄輩，惟有東山掛眼梢。

送友人之南海

向說從南去，猶期或未真。欲參靈感佛，忍作別離人。帆影隨天遠，歡情逐夢親。要知旬日後，江怨盡成塵。

雨後看花

一日寂寥過兩載，爲花扶病任風吹。幾枝冉冉舒春意，數種遲遲避雨欺。占斷丰姿可意處，無些粧點媚人思。低回不去癡癡問，向日開時見阿誰。

讀濟顛西湖詩

幾度西湖獨上船，篙師識我不論錢。一聲啼鳥破幽寂，正是山橫落照邊。

其二

湖上春光已破慳，堤邊楊柳拂雕闌。算來不用一錢買，輸與山僧閒往還。

其三

出岸桃花紅錦英，夾堤楊柳綠絲輕。遙看白鷺窺魚處，衝破平湖一點青。

其四

五月西湖涼似秋，新荷吐蕊暗香浮。明年花落人何在，把酒問花花點頭。居士曰：「余嘗謂城西豈是一西湖，

於此詩亦可得。濟公隨意點綴，莫非禪機，所以爲佳。今人好擬唐人眉目，一味堆砌填塞，竟不成話，反笑宋人爲無詩，殊不知有宋諸君子，政不欲如今人作搢家懷於唐耳。因錄此以快同志。

陋僕賦

居山館，山居同遊者數生，當春雨之忽過，從樽酒以論文。須臾，老童捧蔬而至，余按其狀，奇而問之：「歲今幾何？」答曰：「不知。」轉徵其他，百不一驗，如啞如聵，有惟唯唯。諸生以其陋之甚也，乃笑而題焉。或曰：鳥之梟，或曰獸之猿，或曰虬松椎柏，或曰厲石巉岩，老童之主，是謂金生，願諸生笑曰：「諸君之所題形而已矣，而未悉者情也。余嘗命之東往而未或西顧，余嘗命之此立而未或彼移，予之以衣則衣之而不問其媿與妍，予之以食則食之而不辨其苦與甘，怒之而不加戚，喜之而不加歡，人亦以其不知喜怒也，而卒無所及焉。」諸生聞言，撫掌大笑，向余索題，以盡其概。余曰：「是矣！更復何贅？余之所不滿於諸生者，非題之不得而笑之有未解也。從前所題觀之，是特貌萬物之象，從後所題觀之，且直遊無物之初，使余他日之學，能如老童今日之陋，則余將爲世之種種學道者先驅矣。而顧笑之乎？」於是諸生始赧然而愧，遽然而覺，避席謝所笑之過，而索筆以記余之作。

贈無用上人

野竹從時綠，奇峯散不收。常談極妙理，禪定鬱風流。投步雲沾袖，回頭月下樓。生平無一侶，今日慰王休。

答友人

文章一事，知之甚難；無才者不知，有才未便知，無學者不知，有學未便知，有才有學，人品稍浮，不知胸襟不空，閱又不知，不知者不知，知者亦不知，知之難也。特地說甚麼知，說甚麼不知，不知着甚來由？這樣人只不要理他便了。

讀濟顛歸來詩

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西壁。如他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空空居士曰：「歸來若不往西方，不做佛子是孽；若往西方，若作佛子是魔。依舊水連天碧，真是往西方作佛子矣。」

寄君一

人皆稱坡公是達者，余讀其書，想見其人，是一老實頭人也。其東李公擇有云：「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今之達者，先從此等處脫略起，誰肯癡癡作此事？坡公深于禪悅，其答畢仲舉有云：「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閒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鬧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蠢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尙與僕輩俯仰也。」今之達者，又誰肯癡癡下此語？坡公作人都類此，的的是老實頭也。聞近日喜讀是集，故以此語之。

讀眉公讀書鏡

崔湜拜中書令，父以吏部尙書致仕，數爲請託以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大爲時論所嗤。邴愔忠于王室，而其子超有重名，黨桓溫，而不知其子與之善，超將亡，以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翁年尊，必以傷慙致疾，吾死後，若損眠食，可呈此箱。」愔後果哀悼，門人呈之，皆溫往反密計，愔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夫湜太平公主客也，超桓大司馬客也，二君立身卓卓，然一則宦情重，故逆情于生前；一則名根輕，故苦心于身後。今矯跡潔身，藉亂命者，其將爲湜乎？爲超乎？居士曰：「卓吾讀書樂有云：『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之所忻豔』」

以爲賢者，予多以爲假，多以爲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的以爲可託國家而託身也。余嘗讀之，以爲其言太過，及親讀書鏡，至此乃知卓吾之文，千古之至言也。國朝紛紛著作，惟卓吾所著大快人心，眉公所著大裨世道，真可謂不朽盛事也。

又

元朔中，徐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之門！」義熙中，何叔度子尙之爲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勢在則羣蟻聚，勢去則飽鷹鷂，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何叔度之冷眼，居士曰：「教訓世人，用剛腸亦快事，識得破時，冷眼亦不必用，但須用熱腸於寒時，有彥德者耳。雖然，眉公論自佳。」

與社中兄弟

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卽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虫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古人云：「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然言非仁者，不敢竊比於老彭。

歲不我與

權臣諷聖以仕而勸之以歲焉。夫歲不我與，誠可惜也。然權門豈聖人時哉？想貨之意曰：「迷邦者人皆知爲不仁，失時者人皆知爲不知，明知爲不仁不知矣，而卒不急於一試者，我知之也。以爲歲恆我與耳，豈知日逝則月逝，月逝則歲逝，常相因也。又豈知日逝卽月逝，月逝卽歲逝，無兩機也。此可以識歲矣。此可以識歲之於我矣。凡物

無常，歲則有常也，人仕亦遷，人不仕亦遷，密移者運，一蹉跎則老大徒傷焉而已矣。凡物有情也，不以仕而留，不以不仕而留，成功有退，不竭蹶則忽沒齒無知焉而已矣。徒知往者不可諫，不知往之歲亦既來之歲也。

時者所以必先時也。人徒知來者猶可追，不知來之歲乃即往之歲也，識時者所以不後時也。不然，一不從事也，何以稱失時也，何以稱不知？又不然，懷寶者未必終迷邦也，何以稱不仁？時乎時乎！子曾念及此乎！三年期月，將安試乎？吾恐不能一朝居也，子將若何？

癖嗜錄敘

談藝家所爭重者，百千萬億不可窮，總之不出兼情與法以爲的，予獨謂不如并情與法而化之於趣也。非趣能化情與法，必情與法化而趣始生也。豈止此也，即神識玄詣亦必盡化而趣始生也。中庸曰：「夫焉有所倚？」惟作文亦然，予嘗謂作文無他法，抽筆時舉精神鬚髮盡脫之筆端而不自知，則善矣。政言乎無所倚也。長公曰：「初無定質，姿態橫生。」又曰：「行乎不得，行止乎不得，止乎不得，亦俱言乎無所倚也。夫趣生於無所倚，則聖人一生，亦不外乎趣。趣者其天地間至妙至妙者與？子與氏有云：「生則烏可已？」烏可已，則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非趣而何？願生於世，無所嗜而獨嗜乎文，於文無所不嗜而尤嗜乎文之趣，趣不足而取致，致不足而取興，均非願生之得已也，益見願生嗜趣之癖也，益見願生嗜趣之癖也。

答友人

君一未來。諸友今亦去館，幸素能仰天自勞，不大寂寞也。毋念！

憶三兒

聊以陟崔嵬。我馬恨虺隤。幾番睡醒，還望三兒來。

又

一落人間世。決無可人處。兩兒固仙姿，早自乘鸞去。

寄友人

聞仁兄在宅多病，想碌碌不得寧耳。來寒舍，借往山中一洗滌，何如？巴不來香名煖利，且受些雲態風光。

讀李白傳

齷齪復齷齪。此中誰可鎮。彌天都是飲，又一罵彌生。

仁人心也

大賢欲人求仁義，曲喻之於求心焉。夫與人言仁義，則或迂之矣。試與之言心，而願能任其放與！且自古聖賢終日與人言仁，與人言義，且并言求仁由義之方，而卒不悟，莫之求也。此無他，不知仁義爲何物也。不知失仁義，失何物也。今我試明指仁爲何物，義爲何物，而人能已求耶？世之言仁者曰：「心之德。」曰：心曰德，是猶二也。仁卽人心也。世之言義者曰：「事之宜。」曰：事曰宜，猶未切也。義卽人路也。一息違仁，人心卽死。一息違義，路卽闕。故人之舍義，謂舍義耳，吾以爲舍其路也。路也而可舍乎？人之放仁，謂放仁耳，吾以爲放其心也。心也而可放乎？舍至於舍路，放至於放心，可不謂大哀乎？其亦不一反夫自心求物之明也，其亦不一究夫古人學問之道也，試思自心中一物也，而何以知求，試思學問中剛毅木訥何以近巧言令色，何以鮮。夫孰不可悟，夫心之求哉？于是而知人之決不可不仁也。必滿夫仁之量，而吾一生始有心，又于是而始有仁也。



袁中郎全集

各埠特約經售

新加坡 香港 漢口 北平 天津 濟南 杭州 重慶 汕頭 廈門

正興美術公司 上海書局 美代書局 現文書局 會文書局 佩文齋書局 文華書局 佩文齋書局 大報代辦部 北洋書局 武林書局 開明書局 文商務書局 新出的書店

甲種全部精裝一冊 實價一元五角
乙種全部平裝一冊 實價八角

總經售：

出版者：

上海白保羅路和
中國圖書館出版部

平坊第一六一號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上海總店

廣州永漢北路二二九號

上海雜誌公司廣州支店

南京太平路二四八號

上海雜誌公司南京支店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廿日刊行

